

馬華文史自編自製 5

馬華作家的

悲

欣

歲

月

整理：
雅波



王昌波(雅波)

Mr. Wong Ah Loh

4, Tingkat 1, Jalan

34000 Taiping, Perak



馬華文學書庫

诸位文友：

一些珍贵的马华文学史料或文字，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可能亦永无出版或重现的机会。在下略尽棉力，自整理自认为“有用”的史料或文字，以供阁下参考、编书、查阅与闲览之用。

别忘了，马华文学需要您的支持、爱护、继承与发扬。

雅波

27 FEB 2004 敬上

< 目 录 >

1.	我被判入穷籍(玄里风) P.1-6
2.	泪眼问苍天(林木海) P.7-12
3.	苍松翠柏、青山不老(林怀拉) P.13-15
4.	许我父亲为北方一个公道(方梦) P.16-20
5.	老师累了(西国忠) P.21-25
6.	姚招第三个女儿(小-黑) P.26
7.	访马华文学史家李锦宗(陈望衡) P.27-31
8.	马华文学史何时能问世(陈望衡) P.32-37
9.	壮志未酬的梁园(马汉) P.38-42
10.	一条街的作家(小-黑) P.43-49
11.	南大校友对新马华文文坛的贡献(黄君发) P.50-52
12.	异乡梦寒(上)(丁云) P.53-59
13.	异乡梦寒(下)--悼商晚筠(丁云) P.60-62
14.	原上草纪念特辑 P.63-72
15.	中文书店的“文化伤痛”(飞扬) P.73-75
16.	溪流路没海隅东(白茹) P.76-78

17.	追忆朱昌云(张弓) P.79-83
18.	怀念朱昌云(肴肴) P.84-85
19.	干劲十足的雅波(马汉) P.86-89
20.	太平湖畔的女兵(翠园) P.90-93
21.	谢冰莹演讲(陆庭谕) P.94-99
22.	今年不过年(慧适) P.100
23.	悼念立肇飞先生(云峰) P.101-102
24.	后语(三句话)(雅波)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书目>	
1.	我的文学路(已编制)
2.	300字极限篇(已编制)
3.	浅谈马华文学(已编制)
4.	2003年300字极限篇(已编制)
5.	马华作家的悲欣岁月(已编制)

我被判入 穷籍

□ 云里风

马崙和马汉二兄打电话告诉我，他俩要和嘉阳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文学丛书，希望我能够整理一篇，参加这套文丛的阵容，以示支持。

这几年来，我为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编了5套文丛，共58册，替四十多位马华作家出版著作，但我自己却一本也没有出版过，因为我认为身为文丛的主编，应该把机会让给别人；另一个原因是，虽然我还有许多篇小说可以汇集成书，但自认水准不高，与其献丑，不如藏拙。现在乌鲁冷岳兴安会馆的文丛已停止出版，马崙和马汉二兄盛意拳拳，建议我把过去多年来马、中作家学者们所撰写评介我的文稿，编印成书，作为纪念。我为了不辜负他俩的盛情，于是着手搜集，加以整理，共得70篇，按内容性质分成两辑：第一辑27篇，题为“我们所认识的云里风”，第二辑43篇，题为“云里风作品评介”。我选取了第一辑中的一个篇名《云里飘来的清风》作为本集的书名。

我生性豁达，胸无城府。从事文学工作数十年，平素利用闲暇时间创作，也积极推展马华文学活动，待人接物，一向抱着“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态度，这观处世，淡泊名利，生活倒也过得逍遥自在。不幸在1997年初，为了要帮助一位朋友，我竟做了一件抱憾终身的傻事，不但使我坠进痛苦的深渊，也给我的家人带来无穷的烦恼。这几年来，我时常为此面壁思过，悔恨有加，心情非常恶劣，经常足不出户，谢绝许多人事上的应酬。由于这场风波与我的文学工作有关，所以趁着本书出版之际，特地把它简略地写下来，藉此抒发积压胸中的衷曲，记录下我生命中难忘的一页。

1999年5月6日，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我被雪兰莪州莎阿南高等法庭判人穷籍，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名誉。

被好友拖累

我居然会被判人穷籍，乍听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我在教育界服务了三十多年，1985年退休后，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文学和其他社会活动上。平日生活俭朴，除了帮忙亲友和捐助公益外，既不花天酒地，也不投机取巧，更未曾向人借贷。至于我家庭的事业，在能干的贤内助管理之下，稳扎稳打，业务进展得相当顺利，即使在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时，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我究竟为什么会被判人穷籍呢？原来是因为受到一位敬爱的好友某君所拖累。

说起我的这位好友某君，他当时是我国商界的红人，业务如日中天，为人慷慨豪爽，时常捐献巨款，赞助慈善公益事业。在过去几年中，为了推展文学活动，我曾经征求他捐助了

数十万零吉，所以彼此间有相当深厚的交情。有一天，我应约去他的办事处，寒暄过后，他要求我帮他在两家股票行各开一个新户口，做他的担保人。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要求，我一时颇感为难，很想找适当的理由来婉拒，他见我犹豫不决，显然有点不悦，便再三向我强调，要我信任他，如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会负起全部责任，绝对不会给我带来麻烦。鉴于他过去多年来对文学活动的赞助与支持，使我欠上了

他的一笔人情债，何况又是多年的老友，如果连这点事都不肯帮忙，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于是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之下，我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他的要求。事情办完之后，他很高兴，我却感到很不安，所以不敢让家人知道。

从那天起，我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时常为此而心惊胆战，闷闷不乐，后来冷静地想一想，认为以某君当时在商界的声誉和地位，应该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风险，至是渐渐就把此事淡忘了。不料几个月之后，惊天动地的金融风暴发生了，我获悉他在这两个户口所进行的股票买卖，已亏损了好几百万，不禁大吃一惊，连忙找他面谈，希望他要为我着想，重视此事。他向我坚决表态，保证会把这区区的几百万尽快清还，不会给我为难。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笔在他看来只是区区的几百万零吉，拖延了将近一年，他竟然未清还，结果其中的一家股票行采取了法律行动，把我告上法庭，并由法官定了审判日期，虽然在我方律师的请求下，案件展延了好几次，但我最终仍然逃不过被判入劳籍的厄运。

1999年5月6日中午，我在莎阿南高等法庭宣判之后，就像是被判了死刑一样，差点晕倒下去。事后立刻赶去某君的办事处见他，他虽然有点歉意，但仍然对我拍着胸膛，说他一定会替我解决此事。岂知一星期之后，事情不

但没有获得解决，他反而到外国去了。直到现在已有两年多。在这段时间内，我就像是一个被抛进大海中的漂流者，在惊涛骇浪中载浮载沉，尝尽了人生最大的忧伤与痛苦。想起我这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所建立起来的信誉，竟被毁于一旦，怎不令我痛心疾首！幸亏亲友们和社会人士明白事情的真相，并没有因而鄙视我。许多远在中国的作家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还纷纷来函慰问，劝勉有加，令我深为感动。

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

当然，一个人被判入穷籍，是很不光彩的事，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的人都同情我，经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也就释然于怀。可是没有想到，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我被判入穷籍之后，那两家股票行的经纪向我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要我清还债务。

我虽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但却不能不相信这几年的确是走了正如鲁迅所说的半盖运：被判入穷籍，已是倒霉透顶的事，满以为此事应该可以告一段落，现在还要再度经历法庭的灾难，接受法官和对方律师的审问。为了要应付这场官司，我全家人几乎都陷入苦海之中，除了聘请律师之外，还要花费许多时间与精力去准备各种资料，在精神上受到无比的压力和折磨。这场官司，我知道如果纠缠下去，必然费时失事，精神和时间上的损失，将是难以估计。为了我一时的失误，连累到家人要承受如此的煎熬，更使我感到非常内疚。常常为此而忧心如焚，寝食难安，几乎达到精神崩溃的地步。身心所受到的伤害，绝非局外人所能体会。

毋庸置疑，我和家人所蒙受到的忧虑、痛苦和烦恼，都是被那位好友所拖累。不过我深信他并非存心要陷害我，大概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料到，一场经济风暴，竟然使他的事业在一夕之间就倒塌下来。由于他本身面对着经济危机，使我遭到池鱼之殃，以致被法庭判入穷

籍，这点我并不怪他。令我深感遗憾的是，为了要让他知道法庭案件的进展情况，我曾传真几封信给他，希望彼此保持联络，共商对策。岂知直到现在，他未曾给过我片言只字的答覆，这的确是我意想不到的事。

由于法庭的案件一再展延，双方通过两位朋友的协助，进行洽商。在多次的谈判过程中，彼此本着友好的精神，不断地讨价还价，最后在两位朋友的居中斡旋下，达成了协议。我忍痛支付给对方一笔款项，以撤消穷籍和法庭案件，双方终于和气收场。

现在，这场追债的风波虽然已经平息，但它已在我的心坎中刻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明知后悔已来不及，只好把这场痛苦的经历当作是上了人生最宝贵的一课，让我对世道人心看得更深入、更透彻，也给我今后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题材和资料，这未尝不是一种难得的收获。

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多年来曾经涉猎了许多佛理，感悟了“看开、放下与无求”之道，觉得名与利，都是身外之物，如过眼云烟，得来既不可喜，失去也并不可悲。我认为一个人立身处世，只要问心无愧，即使天塌下来，也就不当作一回事了。

终于脱离穷籍

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太太和孩子们，他们不但谅解我的过失，还给我精神和金钱上的支持，使我能渡过这个难关。终于在2002年3月21日获判脱离穷籍，安享晚年。我的太太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次我所以会在名利上遭受到这么惨重的损失，完全是因为搞文学活动的结果：因为我对文学活动过于热心，才会三番四次地向那位好友某君劝捐，才会欠他一笔人情，才会答应帮他开两个户口，才会尝到被判入穷籍的恶果。她这番义正辞严的话，当然有充分的道理。不过我回答她说，人生的道路难免崎岖不平，不会一帆风顺、十全十美的，有了缺憾的人生，才能显出它的多彩多姿。我

们现在所经历的，不论是甜、酸、苦、辣，都是命运的安排，应该以平常心对待，不要心怀怨恨，这样才能减轻烦恼和痛苦，享受到生命的欢乐。至于文学工作，是我一生的最爱，虽然遇到了上述的挫折，我仍然会一本初衷，锲而不舍，朝这方面继续努力。基于这个信念，所以我才鼓起勇气，出版这本集子，让我的生命中增添一些喜悦的色彩。

令我感到惭愧的是，我在马华文坛滥竽充数，虚度了数十年的宝贵时光，由于创作不勤，时写时辍，不论在质在量，均无可取之处，却蒙马、中两地五十多位著名作家学者们的垂青，撰写了许多评介我的鸿文。他们所写的这70篇文章，当然不是丰尔操觚，轻易下笔的，既要了解我的为人和家庭背景，又要阅读我的拙著，即使是短短的三、两千字，也肯定花费许多心血。我把他们的鸿文汇编成书，一方面是要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另一方面是想藉此巩固彼此间的友谊，作为永恒的留念。他们在作品中对我的过誉之词，我只有深感愧赧而已。

逢星期一 逢廿五

04 APR 2002



泪眼

问苍天

伤痛爱儿俊璁的英年早逝

胡姬园艺家林木海长子，园艺学博士林俊璁日前不幸车祸逝世。林木海早年以笔名慧适写诗与散文，其悼念亡子的文章，伤痛之情，力透纸背。

□ 林木海

13 NOV 2002

逢星期一至六见报

(一)

10月15日下午，与延彼吃过午餐后，驾车返回公司途中，突然接到内人恩钟的告急电话。她以颤抖的语调告诉我说：长子俊璁在布城被车撞倒，现在已经送去医院急救。

赶到布城医院急救室时，已是下午3时15分。媳妇翠琪及亲家金进，经已在医院内。内人与我见到俊璁昏迷在病床上，一时悲从中来，眼泪如潮水般夺眶而出！后来，长子的布城同事也纷纷闻讯赶来慰问。

布城医院是间全新的医院，但设备并不完善；大家心急如火，经过洽商后，决定将使璁转去吉隆坡的麻园医院抢救。那时已是下午4时多，路上车辆拥挤，即使是救护车也无法快速前进。待到安邦时，时间已是傍晚6时，立即送去急救室求诊。经过诊断后，医生拿督阿鲁感叹说：如果早送到两小时，也许还有得救。大家听了，心中伤痛不已，有的甚至当众放声嚎哭。

(二)

俊璁的同事阿伦与李太太，是这场致命车祸的目击者。根据他们的口述：午餐过后，大家计划越过马路，到道路的那边去视察造园建设。岂知说时迟，那时快，一辆灵鹿轿车飞一般似的撞过来，俊璁一时闪躲不及，被车撞倒。由于冲击力过猛，身体复又被弹跌到路边，送到医院急救后，便一直昏迷不醒。

(三)

由于情况危急，大家都紧守在病床两边，有的诵经，有的祷告，愁云惨雾，一片哀伤。

第二天凌晨，俊璁的心跳一度少过40下，情况危急。急召医生求救的同时，也赶紧将孙子天下、慧中及天毅带到病榻前，好让他们多看爸爸一眼。

最为伤心难过的，首推内人及媳妇，她们声泪俱下。内人甚至哭说：愿以自己的寿命来换取儿子的生命。我在一边，握着儿子的手，那种伤痛有如刀割一般，一时也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安慰大家，甚至连自己本身也崩溃了。

天放亮时，大女儿婉莹也从沙巴隔夜赶到了，见到昏迷中的大哥、在床边嘶声大哭的妈妈及嫂嫂、一脸茫然的三个侄儿，也不禁与二女儿婉佩及三女儿婉玫痛哭成一团。

通过婉莹的关系，从进院急救那一刻开始，牧师们便不间断地为俊理祷告，又尽一切能力安慰大家。

9时过后，奇迹似乎出现了：俊理的心跳一度升到80下以上，大家都渴望他能够因此苏醒过来。只是好景不长，9时30分后，心跳又再度转弱，一直徘徊在20及30下之间，令人再度跌入失望的深渊，嚎哭之声又次弥漫着急救室。

快到11时的时候，俊理的心跳越来越弱，脸色及嘴唇连一点血色都没有。我心中明白：人世间最为肝肠寸断的死别，就快要到来了。牧师们还一直在祷告。到了11时，俊理的心跳已跌到零度；就这样地，一个大好青年、一个好孩子、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哥哥、一个好爸爸，在大家的悲痛中离开了人间！

（四）

虽说生老病死，原是人生的无常。只是俊理的确是离开得太早太早了。今年，他才刚过32岁，人生的旅程刚刚开始，却这样结束了。19岁自由恋爱结婚，次年生下孙子天下后，才带着媳妇双双到美国深造。念完学士后，由于成绩优异，获得美国政府奖学金，继续攻读硕士。硕士完成后，又再获奖学金，在1999年完成园艺学博士学位。

留学美国十年

当时，我曾放下一切杂务，与小女婉玫乘坐卅多个钟头的飞机，由吉隆坡起飞，然后又从西岸洛杉矶飞到东部的西弗吉尼亚去参加儿子俊理的博士及媳妇翠琪的硕士毕业典礼。在有关的社交活动中，该市市长极力挽留儿子留在美国，甚至愿意颁发公民证书给他；他的主任阿罗拉教授也再三强调：以俊理在基因遗传工程学上的成就，应该

留在美国发展才对。但俊理却以奉养父母，提供子女完整的传统环境为理由，婉拒了大家的一片好意。

同年9月间，俊理、媳妇及两位孙子便定期返回大马，开始了在我国的第一份工作。俊理主要的工作是市城的造园建设，媳妇则在诚信学院当公关经理，孙子天下插班进了培才、慧中也开始在幼稚园上课。内人与我经过了卅年的坚苦奋斗，10年的长期分离，老怀欣慰，再加3个女儿都学有所长，满以为上苍怜惜我们，从此可以安安稳乐过完下半生了。

(五)

俊理是我家的第一个孩子，生性聪明，对世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记得小时候，无论什么玩具一到他手里，都被他拆得支离破碎。他更有急智，记得念小学三年级时，那时他才9岁而已，有一天由于学生车误点，他便独自从八打灵第5区，横越联邦大道，步行到甘榜东姑的住家。小小年纪，在烈日下，足足走了十公里，又冒着横过马路的危险，将父母吓得魂飞魄散！

我有写纪事诗的习惯，俊理1970年的出世，也带来了无限的灵感：

“化眼泪为微笑
化痛苦为骄傲
迎接你，孩子
迎接你来到这多采的人间
还记得山光水色吗
那山上的早霞
那海边的黄昏
那些美好的回忆
孩子，你是一切
你是一切欢乐的见证”

后来得到多才学长的协助，将它译成英文，题为：
(To My Son Kenny)，收入英文诗集《Thinking Of You》，在英国结集出版。19日举殡时，重读此诗，又再度悲从中来，伤痛之情无以言表，惟有将此诗放入棺木中，聊让它陪同从此长眠的理儿。

(六)

俊理留美10年期间，越洋电话是家中最大的开情。内人最为牵挂挂牵是儿子，我则常常想念孙儿天下。后来

有了电子邮件 (e-mail)，在女儿们的鼓励下，我也学会了电脑的操作。俊理原本最爱电脑，但为了顺从父命才去学园艺。中学时候，一到假期，我便让他到新加坡和曼谷去实习胡姬的育种及分生组织，打下了园艺学良好的基础。在美国念书期间，除了念好书，安顿自身的小家庭，俊理也不时将胡姬的新知传递回来，让我在公私两忙的生涯中，能有进修的机会。

网络传新知

今年4月间，第17届世界胡姬大会好不容易在大马召开。研讨会主任耶耶教授极力推荐俊理提呈论文。只可惜当时他忙于新国都的造园工作，而且又想反正还年轻，下一届在法国举行还有机会呢。天晓得，这次的错过，却是终身的错过，即使再伤心一千次一万次，也再换不回儿子的性命了。

(七)

俊理身亡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亲戚朋友，特别那些亲眼看着他出世、长大、结婚、生子、出国深造的亲友，都无法相信那是真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出事前的星期天，一家人还高高兴兴地一起吃饭聊天，到了傍晚俊理一家人才告别回去美蓉的住家。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的告别，却成了永远的诀别，从此阴阳两隔，不思量，也永远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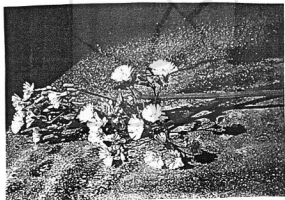
儿子安葬在汝来孝恩园后，痛定思痛，原想收拾破碎心情，好好为他写篇纪念文章的。只是这枝秃笔少说也有千斤重，加上家人哀伤的眼神，海内友人的不间断慰问，使自己亦赧作也无从做到，伤痛之情，实非文字所能表达。

行文至此，惟望窗外细雨纷飞，雷声隐隐，恨只恨俊理壮志未酬，痛只痛儿子英年早逝；但此遗憾，应与何人去诉说？此伤痛又有谁可明白呢？

(写于2002年11月5日俊理逝世三周后)



送的伤痛。
家合影留念，如今英年早逝，留下了永
父蔡林木海（前排右三）过生日宴，全
■俊惠（后排右四）在今年6月间为其



13 NOV 2002



■松柏教育中心开幕礼上，众文友齐拉响炮。

苍松翠柏，青山不老

■林怀龙

当车子驶入新山，已是万家灯火时刻。

电光闪动的霓虹灯，穿梭流涌的车阵，显示出这半岛南端的边陲城市，在此经济成长缓慢的时刻，依然是繁荣热闹，一片生气蓬勃。

多谢手机带来的便利，使我们能依照指示，让车子顺利驶入世纪酒店。腰悬皮袋，身材“突出”的乌汉，已伫立大

31 OCT 2002

门恭候着我们的莅临。热烈的握手寒暄，掩盖了彼此的倦意。

在酒店办完登记手续之后，便到“古早人”餐馆用餐。马汉多日来为松柏教育中心的开幕礼而忙碌，体力精神的消耗并没有减低他招待朋友的热情盛意。

马汉家族文教企业，松柏教育中心的开幕盛典，包括了文化教育的系列活动，给原本已充满文化气息的新山，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开幕礼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4日，松柏教育中心假宽柔一小冷气讲堂举行了3场讲座会。上午首场是童诗圣手梁志庆所主讲的“走进童诗园”，由马汉亲自主持。梁志庆为讲座做足功课，所举例子具体鲜明，吟唱朗诵，节奏声音配合感情的抒发，确实将全场引进童诗的乐园，使我大有“听君一席童诗论，胜我半身朽术材”的感觉。

上午第二场讲座，是由谢坤校长主讲的激励课程“学习大赢家”。谢校长具有电台大明星的风范，声音洪亮，动作快捷。配合唐诗节奏，有时拍手踏足，有时载歌载舞，激起全场响应，行动一致，一起进入快乐忘我的境界。这项讲座由马汉令公子，孙彦彬主持。

下午轮到我主讲“语文、教育、生活”，由马华文学史料家马崙主持。主要对象是家长与教师。在此午饭过后的午睡时间，抽象的理论，讲者吃力，听者也辛苦。所幸到场听讲者，都懂得如何应酬这远道而来的老人。不致令我感到尴尬难堪。尚且发问热烈，也有附和补充的讲述，使孙彦哲大感意外。彦庄硕士轻轻一句“您讲得很好！”已使我这根辈心怀舒畅，感到无比的温馨。

62人写马汉

次日节目掀起高潮。起先是资深报人、文学评论家陈雪凤主持“马汉老师作品回顾展”；接着是新山发展华小工委主席黄剑锋，主持“马汉少儿文学选集”推介礼，马崙主持“松柏教育中心学生作品选集《茁壮中的幼苗》”推介礼。最后由宽柔五校董董事长、昔报强博士（临时有事出国由黄剑锋代）主持松柏教育中心新址、及教育产品专卖店开幕典礼。每位主持人均对这位草

创马华文坛，名震柔州教育界半世纪的马汉老师推崇备至，赞扬有嘉，这种情况，的确是全马文教界

中，前所未见的盛事；即使不夸后无来者，也肯定是前无古人，确是文教界的殊荣。

马汉在开幕礼过后，兴高采烈大派《浣衣集》。这是一本由 62 位文坛好友为马

汉而写的印象记及作品评介集。这本《浣衣集》，充满了人情味与历史现实记录，实在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在众文友笔下，马汉从当年“清秀的国字脸”，“纤弱如香扇坠”，“本来的神情，腼腆的笑貌”，演变成今天身圆体胖，口才滔滔，幽默风趣的“大肚佛”，“孩子们一见面开心的那位爱说笑话的胖伯伯”。这间中当然还经过其他姿容体态的变换，这些过程便是历史，便是风雨人生路上，无可避开的历程。

岁月催人，马汉怕老不怕胖。何以见得？当年马汉立足新山，不久便成立“长青出版社”，如今又开设“松柏教育中心”，总希望苍松翠柏，青山不老。其实我们大家都有相同的愿望。我在感谢蔡家茂赠书的回函中提到：当年我们以青少年的热情，追求纯真的友谊；如今我们体会到可贵的岁月及有限的机缘，友情便显得更加宝贵而值得珍惜了。

这次新山松柏教育中心的开幕，使我们有机会与新马众文友相聚会，有者心仪已久，今次幸会，自庆有缘，有者 40 年来见过两次面，难能可贵，无限珍惜。今后不知还有几回相见的机缘。

祝愿我们大家永远如苍松翠柏，长伴青山而不老！

31 OCT 2002



许我父亲 方北方 一个 公道

方北方早年的著作《娘惹与咨咨》，
引起香港导演严俊的兴趣，并
拍了一部同名电影。间中引发一些争论。
生为方北方的女儿的方梦，深
为父亲不值，要求读者许她父亲一个公道。

■方梦

15 JUL 2000

我的父亲方北方近日骤然“红”了起来！有些儿似《人间四月天》里的多情浪漫诗人徐老尼；电视台南播中《人间》剧集，便接二连三可在各大报章读到有关徐大诗人的文字。

在我心思意念中，觉得父亲在他大半生鞠躬尽瘁的教学生涯里，还一心一意、孜孜不倦于文学的钻研；对创作付出的那份“热诚”与毅力，是很值得学习的。若要与徐诗人“较量”，倒是输在吟诗作对的“身边女人”，没有对方的多；逝世5载的母亲，是我父亲数来算去唯一的女人！

我父亲怎么“红”了起来的呢？

倒非前些年有高人“赐馆”来了，“刀光剑影”间，一时“声名大噪”。而是父亲早年的一本著作《娘惹与峇峇》，引起好几位文人的雅兴，舞文弄墨，有者言之如此这般，有的讲并非这样，而是……。有者不明就理，一知半解，含糊其词……。

体内流着父亲血液的女儿，对父亲当年的著作《娘惹与峇峇》一书，为影坛之士征用改编而献上敬意，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理所当然的一清二楚。

《娘惹与峇峇》，是我的父亲以早期的马来亚华人社会为背景所写的一部写实小说。内容叙述华人被当猪仔，从中国厦门、汕头卖去日里做估佣，在封建制度下的知识份子，怎样看待男女间关系，青年劳工奋斗的苦干精神，娘惹、峇峇的爱情，头家娘与“卡把拉”的爱恋，公、子、孙三代不同思想观念的深入刻画，贯串连成华侨社会“娘惹峇峇”时代的典型人物。

韩觉夫推荐

《娘惹与峇峇》会与严俊扯上关系，父亲一再表示，要感谢当年知名报人韩觉夫先生的推荐；韩君十分清楚严俊当年是专程来马寻求电影剧本的。

1955年的一个夜晚，严俊着人来见我的父亲，声称要将《娘惹与峇峇》一书改编为电影剧本。

父亲认为电影更能具体反映现实，便欣然携带《娘》书坐上来者汽车而去。

我们全家大小都为父亲的辛勤获得的荣誉而喜悦万分（何庆幸之有）！尤其当知道影戏圈头会安排父亲也在一个小镜头中做“明星”着白衫踏着脚车，由莲花河应约到槟榔律的那间“百老汇”咖啡店，从而带出剧情来……。

严俊将《娘》书取去后，怎样着手进行改编，改编后的内容情节又如何，父亲竟然无从知晓。随后，父亲还一连三次将有关《娘》书其他详细资料付寄给他，一心祈望严俊将剧本改编得较之原著更周全、更富教育意义。

父亲买了一份电影宣传刊物，从改编后的《娘惹与客眷》介绍文字中，发觉剧情与《娘》书全然不符，原著内容无感已被删窃，偷天换日，教育意义全失。故事纯以港式的传奇浪漫爱情歌唱为主题。

我的父亲不同意以此方式改编，便向严俊提出抗议。

严俊对父亲的大力反对，漠然视之。依然施展惯有的伎俩，利用《娘》书在市面取得口碑的优势，并按其原订计划进行影片的摄制，企图广收宣传之效。

不久，我父亲终于接到严俊由新加坡发出的函件，实情如下：

严俊的函件

北方先生：

贵号由槟榔岛返港，不及作复，歉甚！此次弟领队来星拍摄《风雨牛车水》及《娘惹与客眷》二片之外景。兄之大著曾未能采用，而仅取其名，其内容与形式则与兄之大作全异。《娘》片描写娘惹与客眷之恋，是一部歌唱爱情片，以娘惹婚姻不自由为经，爱情故事为纬。所拍献者，乃片名与兄之大作雷同，请勿见怪。

严俊 3月14日

我父亲火速回覆，表明极度不同意采用原著《娘惹与客眷》为影片之名，一来不欲掠美，且免得误导读者与观众是也。

严俊完全置之不理。

我的父亲至此不得不张罗一笔所费不费的车马费南下古城马六甲，向当时正在该地拍摄《娘》影片的严导演交涉！

交涉不得要领之后，父亲曾向严俊做了这个建议：在片头加注：“片名采用北方原著书名，内容有异。”

严俊告诉我父亲，一切有待他返星与某高层人士商议后才做答覆。

谁知这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

《娘惹与峇峇》内容情节，是怎样被删削、篡改的？所谓有异者，确实被换过面、改了头。彼惹与峇峇的情爱，老板娘与工头的恋情，通过神奇的笔触，串合成了传奇浪漫的男欢女爱情节；结果，“母女关系”转变为“父女关系”，“树胶园”改为“养鸡场”，然后，骑“脚踏车”改“坐牛车”……。

这位影坛名士更振振有词的说：

“娘惹”、“峇峇”，是马来亚的通俗名称，任何人士都可引用。可他严大导演戏昏了头脑，他是向我父亲取去《娘》书后，触发了灵感而用之。更以“风马牛不相及”大放厥词，推搪付给版权费的责任。

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內，将十餘万言的故事情節，通过银荧，一一呈现在观众的眼前，除做大肆修改，浓缩再浓缩，别无他途！

先是强词夺理，后又歪曲事实，复再以讹传讹，在此表白一二，免得让人偷天换日，还得吃记闷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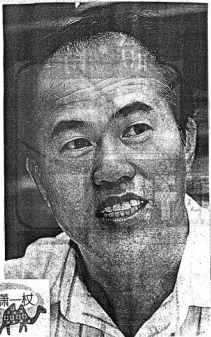
许我的父亲一个公道吧！





▲方北方(右)与严俊摄于古迹炮台旁。(照片提供/方梦)

老师累了



■到华研的林水樑老师少了许多优闲的气色，他却掩饰得很好，每天一样笑呵呵。

假如不是因为陈忠登，林水楼老师早就离开华研了。林老师曾写过辞职信，但最后被陈忠登的执著和牺牲感动。这两人本不善于应酬，最后都发觉到外头吃饭喝酒是生活的重要部分。

那是一个周末，林水楼老师和华社研究中心的几位董事到吉隆坡一间餐馆和一位成功的商人用餐。林老师在7点15分由家里离开，7点45分抵达地点。晚餐的目的极为清楚，华研希望这位商人可以协助华研的行政开销。晚餐8点开始，大家都准时，闲聊了两个小时，华研的董事终于开口，这位商人随即写了一张支票，那是1千元马币。

上面小小的场景是华研的例常活动。学术人员也一样要咀嚼世味，注意练达人情。华研每个月开销大概要3万元，1千元当然是杯水车薪。林老师的活动量之大，因此看出端倪。捐款纯粹由个人的意愿所决定，有豪气或者认同华研理念的大商人可遇不可求。2002年2月4日《中国报》有一则关于华研的新闻，标题是“华研经济陷困”，这样的新闻不只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林老师的心情当然好不到哪里去。

林老师1998年初自马大中文系退休，华研下聘书，将他由斑荖谷请到市中心。天降大任之际，林老师踌躇满志。林老师加入华研两个月后，我由英国回来，3个月以后，董事部改选，我成了一名学术董事。两年以后，又以学术董事会副主席的身分进入常务董事会。在许多事情上，不免比其他局外人更了解林老师的心情。

没有钱，找钱

林老师一心一意要华研走台北中央研究院的路子。没有钱，找钱；没有研究员，请研究员。只可惜知易行难，我有时和他吃午饭，注意到他疲惫的眼神。说话间林老师不忘引几句唐诗宋词，看得出来他怀念在大学教书的差事。在那里他不管行政，除了上课开会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关在办公室里。做学问、备课、生活平静得不得了。林老师的尽责在学生群中是出了名的，兴起的时候，还会亲自带学生到图书馆找资料。到华研的林老师少了许多优闲的气色，他却掩饰得很好，每天一样笑呵呵。他那间没有窗口的办公室门庭若市。为了正事找他的人当然不少，却也有人纯为聊天，林老师来者不拒。他为人随和客气，也不习惯在谈说之间暗示自己工作忙碌。遇到没有分寸的人，时间就被强占了不少。中华大会堂还有其他许多机构，敲林老师办公室门的有许多是完全不认识的人，看到林老师应门，敲门的人问：“请问某某地方在哪儿？”

我刚刚开始参与华研时，的确大开眼界。对于华团的游戏规则叹为观止。华团的人事纠纷，华研也不幸涉人其中，更吃惊的是原来华研还在摸索，从1985年到1998年，已经13年了，华研董事还在讨论方向的问题。

其实所谓方向，事实上由钱引起。这是一个彻底商业化的社会，学术也受市场规律的左右，一切的指指点点都由这里开始。有人认为华研是16华团共同创办的，不可忘记服务华社的宗旨；又有人认为华研问题在于不懂得经营，他们以为研究是可以自供自给的；更有人将华研当华团看，一有什么大事，就要华研参与或联名签署。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对华研的期待，但正像英谚说的，太多的厨师反倒将汤弄

坏了。华研目前包括主任只有4名研究员的情况下，可谓惨淡经营。但每一个人还是可以继续批评华研，因为它是华社的资产，在不断追问华研的实效作用下，金钱来源和华研的成果于是成了鸡和鸡蛋的模拟问题，一直都解不开。

这几年来，华研背后的最大支柱当然是董事会主席陈忠登医生。我在陈忠登身上学到最实际的东西，是他对人的信任以及对专业的尊重与宽容。他放手让林老师处理学术问题，并且不断配合林老师的理念，他不以其医学研究的方法，强加以人文研究，他虽然有话直说，却坚持知一说一。陈忠登如果注重胡适格言的话，他一定也形容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参加领导华研，纯粹是觉得文理并重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作为董事主席，他不断努力经营基金会，虽然进度缓慢，但陈忠登信心十足。他不断说：“人文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和教育、医学一样重要，甚至常常比这些领域更加重要。”他的话使我想起鲁迅的弃医从文。但是从事人文的学者如果自己高喊“文化重要”恐怕成了老黄赛瓜。陈忠登在医院中来回游走以及其医生职位让社会看重之余，唱着我们熟悉的曲调，那的确是空谷足音。他不断和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接触，并且冷静阐释华研贯彻的理念。

假如不是因为陈忠登，林老师早就离开华研了。林老师曾写过辞职信，但最后被陈忠登的执著和牺牲感动。这两人本不善于应酬，最后都发觉到外头吃饭喝酒是生活的重要部分。

如果要我给林老师在华研的成就，我高分嘉许，断不会因为自己是他钟爱的学生而有所忌讳。他满腹经纶，领着华研参与许多学术计划。他诚恳、自制、认真及亲力亲为的态度感动了不少人。这几年来，外人渐渐知道华研的方向，华研在国际上也有些地位，被无数外国的学术单位要求联办活动。

但是这样的成绩却让林老师疲惫不堪。林老师当过独中的校长，也做过留台联总的顾问，他在马大时已断断续续参与不少华团的工作。他不是单纯的学者，吟诗教书，谈论君子固穷之余，他也懂得喝下午茶、寒暄、洞察世事。林老师曾一度健康出现问题，我和他到香港开会，他的血压居高不下，表面上强装无事，内心却急得不得了，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他的工作压力。有一次董事会议，有人说主任的工作就是帮忙找钱，我失望得不得了。

林老师真的离开了，学人在一个机构来来去去，本来也是平常，今年4月，陈忠登在无奈中点头。华研董事开会讨论他辞职之事，一时无言，都觉得这几年辛苦了他！常务董事信誓旦旦，决定不再让新的主任为钱而忙。大家说这些话的时候，心情有些苦涩，因为在我下笔的这个时刻，华研的存款也只不过可以维持两个月，6月的员工薪水还没有着落。

华人研究重要，请关心华研

走过的必有痕迹，要说林老师不怀念华研是假的，他在华研交到不少好朋友，他看到许多至情至性、不计较得失、讲义气也讲责任的人。在叙别会上，他谢谢董事和职员对他的爱戴和配合。有一些话，他没有说，我多事，现在替他补一小段：

“如果大家觉得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重要，请关心华研，1981年女皇律师普董教总的人辩护说，‘马来西亚可以支持60间的独立中学，没有理由支持不了一间独大。’将这句话稍稍变动，我们不可能没有感触，如果华社支持华研只是5分钟热度，则威信何在？华社应该支持陈忠登、支持接下来的主任，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财务上的支持，则我相信华研一定可以华人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章。”

姚拓第三个女儿

商余

2002年4月9日 星期二

不知不觉，姚拓今年已经 80 岁

了。记得见到姚拓时，我才进入马大读书，30 年一晃，我竟然已经来到当年姚拓的年纪了！但是姚拓的心境永远还是那么年轻，他的形象还是那个样子，眯着眼，小心谨慎，看尽世道苍凉。



姚拓一直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数十年来对年轻人采取宽容的态度，使他成为许多年轻人喜欢亲近的长辈。虽然他说的华语，有不少年轻人听不太懂，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感应。看眼神，就会知道在姚拓的面前，你即使轻狂，也是被他接受、疼爱的。

我在初识姚拓不久，就接到他的指示，给马来亚文化出版社写一篇关于慕达灌溉计划的课文。文章交给姚拓后，拿到一张上海汇丰银行的支票，惠赠 100 零吉，高兴得不得了。当时杂饭一盘才七毛钱呀！我因此知道，姚拓是在不落痕迹的帮忙我，因此对他数十年来有无限的敬爱。

其实，我接受姚拓的好处，何止一篇稿费呢。在往后的日子，我每年都会到吉隆坡开会改数学考卷。抵达酒店，取搭上姚拓，一家大小的晚餐和次日的午餐就交给姚拓招待。那时候，姚拓手上有《学报》、《少年乐园》和《蕉风》三个女儿，而且“大人餐厅”还没有转让，文坛上没有给姚拓款待过的作家，那可是屈指可数呢。和姚拓一起吃饭（更多时候是吃花卷）是很开心的记忆。当时，会见到不少鼎鼎有名的文坛名士，他们说的七彩缤纷的文坛掌故常常叫我这样的乡下老鼠听得傻愣愣的，一边也庆幸没有在吉隆坡久居。

姚拓手上的三个女儿后来嫁了两个：《少年乐园》和《学报》。但是都在嫁出去以后，没有美满的因緣。尤其是《学报》，原来是《学生周报》的后半生，是姚拓倾入一生心血创办的杂志之一，几经易手后就划上句号，让他常常感叹：“如今只剩下一个女儿了，一定要给她找一个好婆家。”因为这个心愿，姚拓一直在捧着《蕉风》，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好女婿。

《蕉风》于 1955 年创刊，四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就是一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史。它在几年前暂时停刊，当然，有心的人是不会就这样让它淹没的。4 月 13 日，新生的《蕉风》将会在南方学院隆重面世。第三个女儿有了良好的归宿，真是姚拓 80 岁生日最好的礼物呀！

廣場人物

報導：陳望衡

訪馬華文學史家

李錦宗

爲誰辛苦爲誰甜
採得百花成蜜後

第一次去串钟宗家，是在1995年夏。钟宗家的室内贴玉容打开院子那扇有些斑驳的铁门，迎面扑入眼帘的是堆砌到齐屋檐的报纸。屋的正面除了那扇窗子外，全为报纸围住了。玉容说：“来，来，从这儿进。”哦，还有一道窄窄的铁门通向屋内。侧身进入屋子，又是齐天花板的报纸。如果不是客厅还给几张沙发留下一席之地说话，你怎么也想像不出这是住房，你会觉得是进了哪家报馆的仓库。

我忍不住发问，集这么多报纸干吗？玉容说：“宝贝呀，钟宗的宝贝呀！”停好车才进家的钟宗不好意思地讪笑着。

家裡堆滿故紙堆

原来，这些报纸是李钟宗几十年积累的。马华文学史资料。马来西亚华文杂志很少，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是在报纸上发表的。我说：“你得及时整理呀！这样堆积起来，这屋还怎么住呀。”

钟宗无奈地说：“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呢，但没时间。只能留到退休后来做了。”

时隔6年，我又去了钟宗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报纸、书籍更多了。玉容笑著埋怨：“钟宗的老婆才不是我呢，是这些报纸。”钟宗依然讪笑著，不去与玉容争辩。我知道，这志同道合的夫妻俩多年来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又恩恩爱爱地过来的。

在马来西亚文学界，李钟宗也是名人。大家都知道这么个业馀的马华文学史家。据说，他资料搜集的齐备程度超过了马来亚大学。马大的老师、学生写论文经常来找他要资料。我笑著问钟宗：“收费吗？”玉容抢著答：“哪里收费，纯粹义务啊！还得给付复印费。”玉容在笑。

交谈中，我大致了解他资料搜集的规模。

目前他搜集的最早马华文学书籍是30年代的。自60年代末始，只要是发表了文学作品的报纸，他都收集了。钟宗说不出他搜集的资料到底有多少件数，我打量这座200平米的屋子，资料占的面积至少超过三分之一。客厅、餐厅、阳台、走廊、过道、楼梯都为书报留下过多的位置，在这屋里行走稍不小心就会碰到书或报纸。我能理解玉容的“埋怨”了，我更为敬佩玉容的宽容与对丈夫的支持。至於钟宗，他是“自找苦吃”了，只能说是“活该”了。

12 MAY 2002

累積文學的發展

与饶宗夫妻成了好朋友后，我很想深入了解饶宗走上文学史研究的过程。我深知，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桩事业是为他人作嫁的，甚至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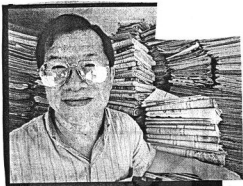
然而我也深知，文学史研究的工作对社会、对作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文学的事业上，若只有作家，没有文学史家，文学就没有积累，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可是，出名的、赚钱的从来是作家，而不是文学史家。

李饶宗不是不知道这些，他比我还清楚，但他愿意去做，心甘情愿地去做，以之为业，以之为乐，这不是“活该”吗？

饶宗原来也是写作品的，而且出道很早，20出头就在报纸发表小说、散文与诗了。我问他为何放弃了创作去弄文学史研究。他说，他有理论的兴趣，喜欢看评论文章，也喜欢历史。马来西亚文坛，从事理论研究、文学批评的人很少。研究马华文学史，当时只有方修先生一个人在做，方修研究的重点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资料搜集不够，也研究不够。

饶宗说，他为此曾写信给方修，请他改进。方修没有回信。事隔多年，饶宗忘记此事，然在一次会上，方修竟对饶宗谈起了此事，说他一直珍藏着这封信。





彌補馬華不足

我想，弥补方修研究的不足，也许就是锦宗从事马华文学史研究最初的动因吧。

锦宗第一篇研究马华文学的论文写於 1969 年。那时，锦宗尚在槟城一家工厂做文员。他试着给《南洋商报》的北马版写了篇评述马华文坛一年的文章。意想不到的，报纸竟用一整版的篇幅将此文发表了，还加了编者按。这是很高的规格了。

我问锦宗，文章发了后，你去找过编辑，表示过感谢没有。他说，没有。直到几年后，才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那位编辑。知道他的名字叫林凤。我闻见面的情景，锦宗说，林凤当时很惊讶，说想不到你竟是二十来岁的青年。

有了第一篇评论的发表，



锦宗兴趣越发大了，每年都要为报纸写马华文坛的综述。这样，他就自然要注意搜集资料了。

1972年，李锦宗来到吉隆坡，先是任职於一家报馆，专任翻译，后成为一名公务员。这时，锦宗的研究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说到这里，锦宗不胜高兴，他很满意在这里工作。

也就在1972年，锦宗与在马来西亚电台工作的林玉容小姐相识相爱，并结成了伉俪。林小姐也是文学的爱好者，为人善良宽容，性格活泼，夫妻俩琴瑟相合，这对李锦宗的马华文学史资料搜集与研究，无疑是增加了助力。

玉容成了锦宗的好帮手。不过，每谈到这，玉容总是不承认。而且，她那特有的幽默又来了：“锦宗他不是与我结婚，是与这些报纸结婚。他更爱这些报纸……”

親訪作家

锦宗告诉我，搜集与研究马华文学史，只靠文字资料是不够的。因此，他利用节假日，与玉容帶著孩子走遍马来西亚去访问作家。

七、八十年代，每年的假期基本上都放到这上面了。那时孩子小，对父母这种访问一点兴趣也没有，在人家家里，总是吵著要去玩，玉容只好领著孩子去外面走走。

谈到访问作家，锦宗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位老作家，息笔后，从不见客，也不喜欢讲个人，感於锦宗将要来访问他，就将他的创作生涯都说给锦宗听。其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锦宗真是如获至宝。锦宗访问后不到一年，这位老

作家就去世了。锦宗说如果晚去一年，就不能获得这些宝贵的资料了。说到这里，锦宗拿来他新出的《陨落的文星》一书送给我。他说，这书中记了16位已去世的马来西亚作家。这些人中，只有3位，他是凭书面资料写的，其餘的都根据亲自访问的记录写成。

為人作嫁衣裳

谈到研究的近况，锦宗颇为慨叹。他说，他太忙，为了养家，除了公务员的工作外，还多打了一份工，研究的时间很紧，不能不起早贪黑，弄出一点成果来都很不容易。

谈到这，忽想到我听说的一件事：一台湾的教授专程来马，邀锦宗与他合写一篇马华文学史专文。善良的锦宗答应了，为此文的写作付出了很多心血。然而文章发表后，他发现，那上面的作者署名，只有那位教授的名字，竟没有他的名字。这样的事，锦宗碰到的不只一件。不仅有来自国外的剽窃者，也有国内的剽窃者，这些人都顶著教授、博士的美名。

計劃寫文學史

我为锦宗不平，颇愤愤然。锦宗倒平静。他说他还有几年就退休了。退下来，专心做学问，那堆积如山的报纸该消灭它了。他打算独立写一部马华文学史。我深信，锦宗不仅能写成，而且会写得很好。因为他有几十年深入的积累与研究。他有功底，有水平。

有一首写蜜蜂的诗，诗的最后两句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觉得锦宗就是那蜜蜂。

（一）（作者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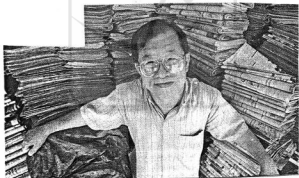
12 MAY 2002

翹首企盼 馬華文學史， 何時能問世？

8 FEB 2004

■陳望衡

——再訪李錦宗



06

Views

新新時代

編輯：程詩雯

探照新觀念・聆聽新時代的聲音

星洲日報

2004・02・08 (星期日)

2002年5月12日《星洲广场》

发表我对马华文学史家李锦宗的专访，题目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李锦宗青年时代立志，要写一部是完整最全面的《马华文学史》，为此他付出数十年全部的业余时间，花费了不少经费，搜集了满满一屋子马华文学史资料，使得他那两层楼的屋子，除了睡觉、做饭的空间外，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了。李锦宗说，等到他退休下来，他就要来啃这些资料，集中精力写《马华文学史》。

2003年月11月，我应马来西亚雪华堂之邀，来吉隆坡参加“中华文化在多元社会的承传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又见到了李锦宗，李锦宗说，他已退休了。我说：“好啊，这下你可以集中全力来整理马华文学史料，写《马华文学史》了。”他笑笑，说，“是的，是的。”我又问：“进度如何？那座资料山，消灭了多少？”李锦宗不做回答，只是不好意思地讪笑。李锦宗的妻子林玉蓉是个直性子，快人快语：“还消灭呢，更加多了。”我不明白，玉蓉说，“会后到我们家看看吧。”

会后我去了他们家，屋前院子门廊下，摆开了一张桌子，放上一摞报纸，有剪刀、浆糊，显然已是在做资料分类整理工作了。但走进门，果然，满屋的资料山并没有减低，不足一米宽的楼道仍然有一半面积堆着图书报纸，只能侧着身子过，我有些不解了。

玉蓉说，锦宗退休才两三个月，虽已开始整理资料，但资料也在增长，两相抵，见不出减少多少。再者，为了接济生活，锦宗还在打一份工，这样实际用来整理资料的时间不算多。我就有些忧虑了，如此下去，何年何月才得完！玉蓉苦笑着，锦宗讪笑着。



8 FEB 2004

我与锦宗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谈话：

我问：“你如何看待你的工作。有人说你有资料癖，真的吗？”

锦宗说：“我不是资料癖，但我特别看重资料。文学研究的先行就是收集资料，要想写一部完整的马华文学史，不将资料收齐是不行的。”

我问：“你想写成一部什么样的《马华文学史》？”

锦宗：“其实，我要写的书分成两种：一种是马华文学史史料性质的书，供对马华文学史有兴趣的人看，也可以说为想研究马华文学史的人提供资料。我已出版的《80年代的马华文坛》收集了80年代马华文坛的各种史料。其实还可以再写90年代、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的马华文坛。我的《陨落文星》属于已故作家的小传，还想再写多几本。有关史料的书可以写成多种样式，按发表的媒体，分成报纸副刊、文学期刊、书等类，也可按文学的体裁，分成小说、

散文、诗歌、戏剧等类，还可以专为作家的传记搜集资料。另一种是马华文学研究性质的书。这方面我已出过《马华文学纵谈》，收入书中的《马华文学简史》可以发展成一部较大的《马华文

学史》。一般文友希望我能写成一本较大的文学史，因目前本地还没有人写成此书。”

我问：“写《马华文学史》有什么意义？”



8 FEB 2004

锦宗：“马华文学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虽百年来风风雨雨，马华文学屡经挫折，但总是存在着、发展着。它的重要意义首先在记录华人南来谋生创业的艰苦历程，同时也记录下马来西亚一个世纪来的发展历程。文学与一般的历史著作之不同，在于它不是一般地记录事件，而是写人的心路历程，写人的情感波澜，写日常生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较历史著作更有价值。马华文学是马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一部分。要了解马华文化和历史，通过马华文学，是其中的一条途径。将百年来的马华文学按年代先后编起来，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先辈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这对于教育我们的后一代无疑很有教育意义。我写《马华文学史》想凸显的就是这样一条主线。我的这部书实质上是上百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创业史的浓缩概括与评说。”

锦宗的这番话让我感动。我说：“你说得很深刻，这是不是你的《马华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

锦宗：“是的，当然，文学史面对的是文学，但文学面对是生活，所以文学史间接地也是以生活为对象的。”

我问：“你希望你的《马华文学史》具有怎样的优点与特色？”

锦宗沉思了一会，说：“书还没有写，实在不好说，不过，想法是有的。我希望我写的文学史有三个特色：第一，真正具有历史感，不仅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感，更重要的是文学所反映的对象——生活的历史感。第二，资料较为丰富、全面；第三，立论比较公允。”

我说：“说得好，我再问一下，你数十年来收集这搁屋子材料就只为自己写书吗？”

锦宗：“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史料，保存史料不只为我个人研究用，还为他人研究用，为后人研究用。资料作为社会财富是大家公有的，其实，我收集这么多资料，将来归根到底还是为社会提供的，收集资料除了为保存史料，还为挽救史料，因为很多史料逐渐湮没了，罕为人所知了，我编写了一本《马华文坛钩沉》，钩的就是一些差不多要湮没的史料。”

我问：“此书出版了没有？”

锦宗：“没有。”

我问：“为什么？”

锦宗：“没有经费。”

我们终于谈至沉重的话题了，我说：“你的工作确实意义重大，你现在的工作条件怎样？有助手、办公设备吗？”

锦宗苦笑：“个人进行收集资料的工作，哪里谈得上条件。我的文学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是工作之余的工作，即维持生活之外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哪有助手、办公室和设备？因此，有资料就收，根据个人的能力来整理，能做多少就多少。”

我说：“看来你有些悲观？”

锦宗：“不悲观行吗？以我个人之力来从事这样一项工程，的确是深感心有余力不足啊！只希望后继有人。”

我说：“你这样的工作的确需要请助手，需要必要的办公条件，需要出版社的配合，而这些都需要钱。日前你有科研经费吗？”锦宗苦笑，说：“哪里有科研经费，全是从自己的工资中开支的。”

我说：“你可以向国家或社团申请呀！”

锦宗说：“个人从事这样的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资助的。至于华人社团，一般不关注马华文化，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帮助个人收集马华文学资料。”

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们没

8 FEB 2004

有想到，你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我所接触到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都还很关心马华文学，你没有向他们提出申请吧！”

锦宗说：“是这样。当然，如有社团了解到收集马华文学的重要性，而能够提供收集资料和出版史料书籍的经费，那是最好不过的。”

我的采访结束了。当我走出锦宗家时，阳光十分灿烂。院子里的红花艳艳地招人喜欢。我还在想着锦宗的事业；锦宗的精神难能可贵，他从事这样工程，图个什么呢？图利，根本无利可图；图名？在工商社会的马来西亚，写一本文学史是难以出大名的。如此孜孜不倦地数十年如一日地劳做着，从青年到老年，决心没有丝毫动摇过，工作没有丝毫懈怠过，十分不易。说起来，他的工作只有一个意义：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传承发展做贡献。

我就不信，在这样大的马来西亚，就没有一个华人社团或华人企业家认识到李锦宗事业的意义，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向李锦宗伸出支持之手？其实，支持的不是李锦宗，而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展，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发展，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发展。（作者为中国武汉大学教授）

● 章曾沈慕羽周
坤墨宝。



8 FEB 2004

2002年5月23日 ● 星期四

商余

■ 梁田追忆



壮志未酬 的梁园

23 MAY 2002

在当时的一批青年文友之中，最多产，而且取材极广泛，数量也最多的小说作者，首推梁园。1973年的一个夜晚，他从报社归家途中遭人狙击，伤重后逝世。

23 MAY 2002

南洋商报



中華公會前。
■（右起）馬崙、馬漢、梁園、蔡有恒、黃雁一家88年合攝于麻坡

早在50、60年代，我国有一批以华文中学毕业出来的年轻人，由于酷爱文学，经常写作，作品也常常发表于报章的副刊上和期刊里，因此被人们称为“文艺青年”或“青年作家”。这批年轻人不但乐于接受这个“头衔”，还以当作家作为志愿，期望能够在写作之外，再开书店及创办出版社搞出版事业，出版丛书和期刊。用当今的眼光来看，这些充满“傻劲”的文艺青年，既缺乏资金，又对市场不堪了解，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属于：“勇气可嘉”而不实际的一群。

在当年，对文艺如此执著，同时也在做着这种美梦的文艺青年可离不少，我的朋友梁园兄足以作为这批“傻子”的代表。

认识梁园，是在1961年4月，《蕉风》出版社及《学生周报》假波德申“清风阁”举办的“第一届青年作者野餐会”之中。当时的梁园，似乎还未曾用上“梁园”这个笔名，而用着另外一个叫“黄小谷”的名字。

原名黄尧高的梁园，跟我一样出生于1939年，也同样是个矮小小个子的“文弱书生”。他肤色白皙，不似我的黝黑皮肤，更显得文质彬彬了。当时的梁园高中毕业了，在江沙附近的小乡村学校里当临教，听说还是个“校长”，大约是属于“校长兼校工，教员兼打钟”那一级的乡村学校吧！我则刚自师训学院毕业出来，在乡村小学中担任教师，不过我当时执教的学校每个年级有2班，足足开了12班，学生人数300左右，是一间

“完整”的学校。我之所以这般强调，是因为像他那样的学校与职务，的确是“够他受的了”！

产量丰富

当年的梁园，作品开始在期刊上和报章副刊上涌现，他用的笔名是“黄小谷”，作品多见于当年《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和《蜜蜂》半月刊。很巧地，当时《青年园地》和《蜜蜂》半月刊的主编都是叶世英。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蜜蜂》是他所创办的。当年我也曾经有作品在《蜜蜂》刊出，除收到稿费之外，也收过叶先生赠送的著作《中国印象》和《新文学概论》。叶世英是一位天主教徒。

叶世英是广东高州人，梁园是广西容县人。虽然不是同乡，可是无可否认地，在梁园的写作生涯中，最早是受到叶世英的赏识和提携的。《蜜蜂》半月刊创刊于1958年11月10日，每半个月准期出版一期，至1961年12月10日第49期出版后即告停刊。梁园以黄小谷署名写的一系列《山居寄简》便于1960年5月5日出版的第29期开始刊登。自此之后梁园几乎每期都有一篇作品刊出，不过不再是《山居寄简》，而是各类文体了，其中有文艺杂感、马来文艺作品的翻译、有关马来文学界的作家与作品的评介……。后来，梁园的处女作《山居寄简》于1962年8月由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这本书便由叶世英作序，叶世英在序文中指出尚未曾与梁园见过面，不过，“在这一般新知旧识的青年作者当中，尧高兄（笔名小谷）的作品，是我所最欣赏的。”

叶世英后来升为《星洲日报》的副总编辑，也担任社长胡校的私人秘书，协助发展胡氏在新、马、港、泰几份“星系”日报的业务。梁园在70年代初期有不少以我国“黑区”作为题材的小说，也曾曾在当时由李星可主编的《星洲日报·文化》连载过。李氏主编的文化副刊，之前从未刊登过马来西亚青年作家的作品，梁园可说是唯一的一个呢！

梁园在1961年担任小学临时教员，大约在第2年便离开了教育岗位。当年年小的教员有“过剩”的现象，许多在北马师范学院毕业的合格教师，由于北马一带的华小没有空缺而被派到柔南，甚至四湾岛去。不少年轻女教师还有溜洒教育署的一幕演出，临时教师找不到空缺是必然的。当时，北马——以吉打州居林为主的一批青年文友如慧适、林寒洞（陈慧桦）、萧艾、绿穗、冰谷（江沙人，在吉打工作）等人组织了“海天社”，出版《海天月刊》，并在《光华日报》有半版的《海天副刊》，也由他们负责组稿。梁园也加入他们的“阵营”，成为“海天社”的一员。由于他和慧适等人使劲十足，又充满干劲和满怀的理想，竟然在居林开办了“海天书店”，由梁园任主要的执行人员（有可能是唯一的受薪者）。在那几年当中，梁园与他的读者的钟诗梅订婚、结婚，除了从书店获得一份薪酬之外，他还得勤奋地写作。因此，从1962年，一直到1970年的7、8年中，梁园写作甚勤，作品多刊登于北马的《光华》、《星报》两家日报、《蕉风月刊》，以及香港的《当代文艺》。

他在1962年出版《山芭寄简》之后，香港东方文学社为他出版《鬼潮的故事》（中篇小说）、1962年吉隆坡新绿出版社出版《喜事》（短篇小说）；《蕉风》出版社为他出版《最后的晚餐》（中篇小说，1963年）、《陌生人》（中篇小说，1963年）、《偷心记》（中篇小说，1964年）及《黄与白》（短篇小说集）。在这段期间内，梁园几乎可以说是一位“半职业”的作家了。

1970年，由于“海天书局”的业务不前，梁园也有小孩子，生活负担日益沉重。因此，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到八打灵再也担任《新明日报》的助理编辑，负责编《南马新闻》版。在任期内，他在《南马新闻》版内开辟《新闻杂感》之类的小栏目，让该报的记者及通讯员发表时评一类的杂感文，嘲讽者有之，嬉笑怒骂者也有之，十分精彩。记得马哥兄当年在那儿发表了不少的短评。

梁园兄进入报馆当编辑之后，有了固定的人息，生活也安定多了。1972年中，董伟强、顾兴光、蔡建达（蔡竞泰）等人创办了《太阳报》（3日刊），由钱博与陈毓翰担任正副主编，聘请梁园担任编辑。虽然工作加重了，可是收入也相应地增加。记得当时梁园兄负责编《影艺版》，由于感到生疏，便邀我助阵，我向来喜欢写些影坛掌故、观影随笔等等，也应命相助。（其实，对我来说这是第二遭了。1965年刘玮宏兄负责编《达报》的影艺版，我也曾义务替他编写，外加剪剪凑凑搞了半年。）

其时，梁园已经有两个子女了，眼看他与诗梅的第3个爱情结晶品就要临了（诗梅回到北马娘家待产），谁料到他在1973年12月间的一个夜晚，从报社归家途中遭人狙击，伤重后逝世。

两本长篇未出版

在当时的一批青年文友之中，最多产，而且取材极广泛，数量也最多的小说作者，首推梁园。据知梁园曾有一个长篇小说《崩溃》，曾在《海天》月刊连载过；另外一个长篇，曾在李星可编的《文化》副刊上连载，这两本长篇或许比他早期所撰写的更有特色。遗憾的是，梁园作古将近30载，一直都不曾见到有人将这2部作品加以发掘及推介。如果这2部作品是梁园的代表作的话，被埋没了，毕竟是一件憾事！



■梁园（黄小谷）的第一本书《山居寄简》。

23 MAY 2002



【馬來西亞大街風情】系列(2)

一條街的作家

当年，我们只懂得放学后，经过海天书局就进去兜一圈，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殊不知，其实我们每天踏进去的正是马华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门槛。我一直到好多年后才知道，原来影响马华现代文学的不少作家，都曾经出入这一座摆满书籍的“海天书局”。

25 JAN 2004



当年，只听得市面传言，有人丢下小学的校长职位不干，要到街上开书局。



梁園的“海天書局”開張了

由居林的车站步行，经过民生酒楼，再跨过颖菴廊木桥，就可以看见我的母校觉民中学掩映在山岗上的绿荫间。80年代的著名作家梁园在居林渡过一段岁月。当时，他和新婚太太钟诗梅就住在民生酒楼和颖菴廊之间的一座排屋，和“海天书局”斜对角。

女作家钟诗梅有一天到“海天书局”拜访梁园，他带了钟诗梅上山去觉民的校园散步，路上下了雨，梁园又回去打了伞来遮护她。这篇文章发表在《学生周报》。

那是1968年吗？我不太确定，只记得梁园还没有到颖菴廊，我同学的妈妈就告诉我们，市面上传言，有一个人丢下小学校长的职位不干，要来开书局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不久，果然就在同学家的猪肉店不远，梁园的书店开张了，店名“海天书局”，我们终于看见了这个不作校长要当作家的人。

梁园长得方头大耳，眼睛圆又亮，五尺四左右的个子，不胖，简直是一副书生相。那时候我们还在念中二中三，一个小市镇的中学生，哪知道梁园的名气大。我们只懂得放学后，经过海天书局就进去兜一圈，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殊不知，其实我们每天踏进去的正是马华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门槛。

本周特稿

25 JAN 2006

掀起馬華文壇兩場激烈戰火

我一直到好多年後才知道，原來影响马华现代文学的不少作家，都曾经出入这一座摆满书籍的海天书局。而且，就在这里，有好几位拥抱文学梦想的文艺青年正在出版他们的理想刊物：《海天月刊》。也许，当年那坐在书店後半部高谈阔论的新青年就是慧远（林木海）、陈慧桦（陈鹤陞教授）、绿穗、忧草、萧艾、游牧、绿波、艾文、菊凡、宋子衡（後面七子都是马华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家住10公里外的大山脚）。

“海天书局”开始时有不少好书。梁园一班朋友将店铺开在进出觉民中学的要塞，就好像置了一面网，网罗我们这一群喜欢看书的学生。那时候，香港有3份很重要的期刊，《当代文艺》、《明报月刊》以及《海洋文艺》，都可以在海天看到。我後來好象也是在海天买到创刊号的《纯文学》，真是喜不自胜。有时候梁园没有朋友在访，他看见我们进来了，会从他书桌上起来，给我们介绍一些新书。但是，大多时候，他都是埋首疾书，不会分心。

我们都认为梁园是一个沉默的作家，所以都不敢打扰他。但是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萧雨然却可以和他无话不说，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一大一小（萧雨然当时还在念中四），却象倚天屠龙双剑合璧，于1967及1968年间，在马华文坛上掀起两场激烈的战火。第一场战火是在南洋商报的北马增版“绿原”上点燃。

他们两人背对背迎战四面八方的刀光剑影，勇气可嘉。我们作为萧雨然的学长，却因为功力不逮帮不上忙，只能扮演一个忠实的读者。当时最高兴的事就是读到 he 嬉笑怒骂的辛辣文字。那时候，很多参加笔战的作者都在猜测，谁是萧雨然？尤其是他第二年又和梁园携手闯入旧体诗坛，和一群老诗人大战三百回合，更加不能令人相信，他当年只有18岁！

25 JAN 2004

我的母校覺民中學

不是一座以学术闻名的学府，倒也出现了一些同学在马华文坛上崭露头角。

萧雨然天生一支鼠笔。他中五毕业后，南下吉隆坡不久，又开发两个战场，一个是在《学生周报》和现代诗坛蔡酒温任平打笔战，另一次则是挑战南洋商报的主笔朱白存（紫阳）。当时紫阳有一个很著名的专栏《想到写到》，萧雨然偏偏写《不想写不到》，针锋相对。我去年底总算在阔别20年后见到他，人还是小鬼一个，斗志一样高昂。

我的母校觉民中学，虽然不是一座以学术闻名的学府，但是很奇怪，过去数十年间，倒也出现了一些同学在马华文坛上崭露头角。如今回想，差不多每隔一段日子，总有人踏着文学的碎步，从民生酒楼到硕莪廊，上山、下山。

我上面提起的林木海、绿穗和陈慧梓三人，其实就是觉民最早期的毕业生。他们当年应该就是怀着抱负和梁因合资开创“海天书局”的文艺青年，其中林木海和陈慧梓两人都已经在马华文坛交出亮丽的成绩。如今木海专心发展他的胡姬花，事业如日中天，慧梓则是台湾的大学英语系主任，早已落户台湾。不过，他人虽然在异地，对于马华文学还非常关心，是一个很有份量的文学评论家。和他们同一个时期的作家雨川，也是觉民的校友。当年因为家贫，半途辍学。不过，他对文学的执著，一直坚持到今天，令人佩服。我在1985年回去母校执教，同事都说，我们有一位文章写得很好的学生在马大念中文系，原来就是目前在北京大学念博士班的潘碧华。

当萧雨然在校园外面和各路人马杀得人仰马翻的时刻，我们的校园内一颗明亮的星星正在静悄悄地浮现。她就是不幸英年早逝的商晓筠。商晓筠当时寄宿在居林，老家是数十哩外的华玲。她的原名是黄绿绿。读书时候，就很爱写作，是萧雨然那一届的同学。我中五编壁报时她常常投稿，字体很特别。后来我毕业，壁报就由她接手。她毕业后去台湾留学，在当地表现特出，得过几个文学奖。后来《少女阿莲》出版，在台湾文坛更留下非常好的评语。

在我们毕业后常常传来海天书局的生意越来越差的消息。相反的，萧雨然到新明日报工作后，却越干越好。有一天我从马大校园出去吉隆坡罗惹路办事处找他，他告诉我，梁因把海天关掉，也跟他一起在新明上班了，他们两人肝胆相照，真令人羡慕。

25 JAN 2004



25 JAN 2004

海天扮演完它的 歷史角色， 關掉了。

海天关闭了？心里不免有些惆怅，却也同时为梁园进入报社工作而高兴，因为到後來海天书局已经没有好书可以售卖了。海天已经扮演完它的历史角色。又一天，我正在系里辅导一位学弟，那位陌生的学弟忽然抬头对我说：“今天早上的新闻，梁园被打死了，你知道吗？”天下有如此残忍的事吗？一个手无寸铁的作家，竟然给人暗算了！我一时震呆了，那一个小时的课也无心继续。接下来，华文报界轰轰烈烈的申诉和打抱不平，但是又有何用呢？这件事人神共愤的惨案，至今还是一件悬案！公道在哪里呢？

我好多年後回去碩莪座一次，海天果然是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换上售卖录影带和录音带的店面，庸俗的歌曲如雷一般撞击路人的耳膜，令人更加怀念当年梁园经营的书局，在静默中发出幽幽的光辉。最後一次经过，车子匆匆，竟然忘记向右探望，世事总是如此无常的吧。



25 JAN 2004

好多年后回去硕果
廊，海天果然是从地平线
上消失了。只能怀念当年
梁园经营的书店，在静默
中发出幽幽的光辉。

如今回想，差不多每隔一段日子，
总有人踏着文学的碎步，从民生酒楼到
硕莪廊，上山、下山。



2004年1月25日（星期日）

19 星洲周報



小属：海天书局好像
搭了一面网，网罗我们这
群喜欢看书的学生。

南洋大学创办 25 年，培养了约 1 万 2 千名毕业生和肄业生。马南著《马新华文作者风采》里的作者群里，有 174 是南大生，对马新华文文坛的贡献显著。

南大校友 对新马华文文坛 的贡献

■ 黄吉生 (来自加拿大渥太华)

13 APR 2002



南洋大学创办 25 年，培养了约 1 万 2 千名毕业生和肄业生。

早期南大学位不受马新两国政府承认，激发不少南大毕业生出国深造。1968 年 5 月 25 日，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在南大第 9 届毕业典礼上宣布承认南大学位时说：“南大经已赢得其他大学的尊重，可以认为数众多的南大毕业生获准进入海外著名大学深造得到证明。到 1967 年 8 月止，有 238 名南大毕业生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与纽西兰攻读高级学位。这个数目占南大创办以来所培养的 3 千 339 名毕业生中的 8.60%。”创下马新各大学毕业生出国攻读高级学位的纪录。

这些获得高级学位的南大生，为马新两国的大专学院提供了优良的师资，协助了两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南大毕业生也为马新两国的中学提供了优良的师资。此外，南大生可说在各行各业都有优秀的表现。

南大生占华文作者 6%

马备著《马新华文作者风采》（简称《文采》），内收 2 千 948 位华文作者。根据该书“内容提示”：“从 1875 至 2000 年，凡在马新文学史上某一时期有过影响的写作者、词人，和在当地的报社创办人、文艺编辑、报人、记者、通讯员、学人、文史家，乃至戏剧界、艺术界、书画界及歌艺界都有一定表现，且能握笔为文的文化界人士，均在收录之列。”

读完全书，根据马备所列的名字（有些为马备所注明，有些是笔者根据手头资料证实是南大生的），共有 174 位南大生，占 2 千 948 位的 6%。但必须指出的是，《文采》涵盖 125 年，而南大的历史仅 25 年，从这一点来说，南大生对马新华文文坛的贡献仍然是很显著的。

13 APR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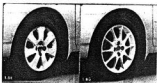
中文系校友独占鳌头

根据作者的粗略统计，在 174 名南大生中，中文系占了约 90%。其次是历史系 21 名，经济系 14 名，现代语言文学系 13 名，地理系 9 名，政治与行政系 6 名，教育系 3 名，马来文系 2 名；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系）共 9 名，商学院（会计和工商管理系）共 5 名，有 2 名系列不详。曾有人把中文系称为“南大的灯塔”，中文系校友在马新华文文坛的表现，不负众望。

值得注意的是，南大共培养了 21 届毕业生。在 174 名写作者中，第一届的校友占了 22 名。这说明在南大创办之前，很多高中毕业生都没有机会升学。南大一开办，累积了数年的英才都同时涌向南大，造成南大第一届毕业生人才济济，这不但反映在华文作者数量上，在出国深造获得的高级学位中，也以第一届毕业生居多。

南大政治系毕业的李春松，曾以韩云珍为笔名，在 1963 年度南大学生会主办的全校性公开征文比赛中以长诗《丹那苏布尔》得诗歌组第二名。1963 年更以长篇诗剧《茉莉公主》得特优奖。《茉莉公主》被评判员之一的方修誉为“为马华文学（当时新加坡尚未独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两部长诗更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称为“被公认为马华诗艺的两座里程碑”。

南大校友对马新华文文坛的贡献，值得热爱南大的人士们骄傲。



13 APR 2002



商 晚 筠 (1952 - 1995)

商晚筠晚期曾是丁云在“新广”的同事。商去世之后，丁云曾说一直无法以文字来悼念好友。思念，在三年后终于沉淀为异乡寒夜里清冷的记忆。(编者)



散文 ■ 丁云

异乡梦寒

时间：1997年12月

(1)
我……

绝对相信君盈绿所描述的……闻悉您走了，一班同事赶搭飞机到城，再转陆路交通，风尘埃埃，颠颠簸簸，长途跋涉，终来到您偏远的家乡华玲。您的灵柩被安置在一间座堂里。他们在您的灵位前上香、流泪、守灵；惋惜您早天的生命，惋惜您未完成的“文学梦”，也惋惜世事的荒诞与无常……无常？恰是您文章中最常描写到的词汇，对不？

——我脑海忽地闪现您在佛诞时，于佛教圣地光明山拈香三跪一拜，疲惫不堪，匍匐前行！背负着许多责任、抱负、理想，向佛祖祈愿的颀伟身影。

君盈绿在殿堂守灵，两天来，却发现有一只黄蝴蝶总是在灵柩前翻飞、流连，徘徊不去。后来其他人也发现黄蝴蝶的存在，但都不开口明说。心里却涌起同一个悬念：这黄蝴蝶来得蹊跷，来得诧异！是否您的灵魂，化为蝴蝶，来向凭吊者致意？还是这蝴蝶通灵？知您走了，特来送你一程？

蝴蝶的疑惑并未因您安息，归于尘土而了结。

夜礼过后，君盈绿回到新加坡。有一晚，她心烦烦躁，至午夜，仍然辗转难眠。遂起身往家里的阳台小花圃踽踽，吹冷风。当她漫不经心走过那株栽种了好几年，从未结过蕾的昙花，竟然开了花！绽放了出尘、素净、空灵的一朵。她惊喜住了……但使她更讶然的是，花丛中突然飞出一只黄蝴蝶！黄蝴蝶在花间盘旋，眷恋一阵，始迷离的消失在幽暗的夜空中……君盈绿很坚持，很肯定它就是曾经是在您老家殿堂出现的那一只黄蝴蝶。肯定是……一模一样，仿佛有灵性似的，在花朵上短暂驻足，似向她致意，那真的是您吗？您真的化为了蝴蝶，回来向有心的好友致意？

其实，您在小说里，早已透露了玄机。

(2)

《蝴蝶结》的开头，您便描写了蝴蝶：

妈妈总爱这般哄我：

从从，穿美丽的裙子，就得打一只漂亮的蝴蝶结——嗯，让妈妈看，从从多么像高贵的公主。

但从从后来并没有成为高贵的公主。因为她“心底有一条毒蛇”！她一直跟心里头那只吐信毒蛇顽抗，因为她亲生妈妈是个“黑街的铁女”。从从偷闻生母的噩耗，决定回去奔丧，但态度坚决的，竟然说：“休想我哭，我只是来和她一笔勾销的……”

《蝴蝶结》文字的独特魅力把读者引进一个诡异、迷离，但又无尽凄酸的人性拷炼里。您知否？我读完这篇小说，一直在跟妻子争论一个问题。我认为：从从其实已经在一场车祸中死去，回去拜祭她母亲的，是她的魂。整篇小说，其实是一只魂的凄酸自述与独白。妻却不以为然。但一直没向您求证，直到《蝴蝶结》结集成书，读了李瑞腾作的序文，才恍然发觉我的看法，和他完全契合。

您安排了蝴蝶的意象，可有预见自己的生命如蝴蝶般短暂？可有预感生命的脆弱？无常？像小说中的从从一样，成为一只飘离无凭的魂，仍然眷恋着一个未了的心愿，回家请求母亲的原谅：“解开妈妈胸前的钮扣，仔细看了妈妈完美无暇的纯净乳房，珍惜她，轮流允吸我孩童时候不曾允吸的乳头……”——蝴蝶翩飞花间，在灿烂美丽，众生惊叹欢呼声中，很快地消失了，徒留下多少眷恋、惋惜、追思、黯然销魂，也痛心疾首！

李瑞腾算是个知您解您惜您的人。他写道：“您终究要走出华玲的……在台湾时，提笔写作，所思无非是北马那一片田园，伦理亲情或主或从，或多或少，都在她小说中形成作用。而一旦学成归乡，文凭不受承认，现实与理想格格冲突，失业的打击、婚姻的挫败，以及健康欠佳等等，无情地吞噬她昂扬的生命斗志。她沮丧极了，惘惘惶惶地寻找一个可以栖身之所。”

李瑞麟会识对了，在小岛数年。在加利谷山新广数年，正值您生活历练成熟，创作力正兴旺的时刻，却为了一份职业、一个栖身之所、一口饭吃，而遭受挫败、屈辱，窝囊地、稍稍惶惶过日子！

(3)

记得我和老傅来新广面试的那天，见到的您虽一身白衣的潇洒，但难掩一副脸青唇白，弱不禁风的样子。频频地说受不了这儿的冷气，身上还随时必备哮喘病患的喷筒。我真的不知道您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怎样的一种工作环境？怎样的一种气压？你快乐吗？忙碌吗？满足于当编剧的日子吗？刚到新广，便听说您担任编剧的《辗转红尘》夺得日本电视大赛的什么什么奖，向您道贺，您却以无奈、自嘲、玩世不恭的态度，轻描淡写的回避开去。从剧本创作中，您肯定得不到满足吧？

我不知道您在孤岛上是怎么生活的？有个时期，听说您把其他的合伙房客都赶走，自己独力承担了一间四房式别墅的租金。您在这儿，薪水肯定不高，经济也不宽裕，缘何独居？为了创作不受干扰？抑或个性孤僻？您偶尔回来交剧本，更是来去匆匆，惊鸿一瞥。在电视台一分一秒也不肯多呆！是办公室的冷气太冷？还是与同事的关系太冷？在异乡，您永远是个独来独往，行踪飘忽，思想高远的孤绝灵魂。钢筋森林，人事烦乱，失去性灵的环境，肯定令您窒息、哮喘病恶化吧？

当您抛开开会、“渡桥”、公事剧本、横眉冷对监制、导演、故事、编审的时刻，就是您可以享受自在、怡然自得的时刻吧？走下加利谷蜿蜒蜿蜒的山路，偶尔会为视线中闪过的一条清溪而驻足，会

为跃过树杈间的小松鼠而洒上一丝惊喜，探目寻索良久……，灵魂只有在远离人群的山径，才受到陶冶，受到宁静澄澈。回到碧山组屋，泡一壶清茶，一本稿纸，一支笔，写自己钟爱的小说或诗歌。您对文学，已进入忘我、执迷、虔诚而至不可自拔，不可理喻的地步！您会挂起电话，把自己隔绝，囚困在四房式组屋里。着魔似的笔耕，废寝忘食，足不出户。使到朋友、同事遍寻您不获，着急、团团转，打电话，无人接，上门敲门，无人应——直到您完成了作品，才被头散发，从创作的“炼狱”中被释放出来，重新接触人群，接触红尘，接触阳光。您在《街角》一篇中，有一幅隶书字画：“花不可无蝶，山不可无泉，石不可无苔，水不可无藻，乔木不可无藤萝，人不可无癖。”这个癖字，用得最传神，应是您的“夫子自道”吧？

您的小说，是从灵魂深处挖掘出来的，是掏心掏肺的炼灼，是白囚的心狱中的独白。但是，没有人投以一丝一毫的赞赏目光，没有人给予该得到的掌声。在戏剧组里，几乎每一位组长，都曾投诉您在工作上的疏离、懒散、不投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4)

同事们对您一个嘲弄、贬低、揶揄的外号：“失魂鱼”。有个香港故事人更绝，他居然这么形容：“在开会讨论分场时，往往看不见她的脸孔五官，只看到她额上面得很浓的一对眉毛！”当时您肯定是在打瞌睡了。为什么您会这么做呢？是真的太疲倦？是抗拒故事人的分场太烂？毫无吸引力？还是您横眉冷对的一种轻蔑挑衅的方式？所有的那些中伤，居然包括一位本身也是文学界的前辈作家。何以如此呢？只能理解为“核磁共振”。核磁

树有一种代谢物叫核桃酮，它平时沉积在枝干与叶子里，待下雨时，给冲洗下来，掺入泥土，经过水解氧化，便会释放出毒素，把周遭的动植物枯毁！缘何它要如此做呢？原来这样核桃树便能保证自己所吸收的养分不会被圈子里的草木所分薄也。这是植物“划地为界”，以求自保的机制也！对刚姐的“核桃酮效应”，是如此扼杀、毒化有才华的作家啊。那位香港故事人曾经找您谈过，批评您的剧本是“一匹厘”（广东话：一塌糊涂的意思），当赫然知道在他面前的竟是位优秀小说家，且在台湾文坛备受重视时，他惊讶住了：“为什么？我不明白……您有学位，您有才华，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受鸟气？受我们这种人的“招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学位不受承认，现实与理想棒槌冲突，害怕失业，婚姻的挫败，哮喘痼疾缠身……”这样伤痕累累的灵魂，对进一步的伤害、屈辱，还能不一口咽下吗？

您伤痕累累的时候，我们有过一次深谈。话题离不开身在异乡的种种冷暖。和一群香港人、中国人、新加坡人在一起工作，那种互相猜疑，互相在语言上行为上格斗的环境。作为讨一口饭吃的文学人，竟然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危机四伏。这里的城市人的疏离、冷漠，也远比家乡明显。制度化的机制，不容许出错的生产线，车衣工般的流水作业，禁锢性灵的氛围，常常令您觉得留在“思想”的广阔宇宙，会更自在一点。

尤其回到一个最最切身的问题：“长期的剧本写作，可否影响、或损害到文学创作？”您读了我来新加坡后的作品（《萤火虫的夜航》），坦言：“你的文字退步了！”我悚然惊厥。回去慢慢检阅，发觉

到，自己的文字，因长期的剧本写作，渐渐词汇粗糙、单调、无弹性、无张力，而僵化了。因为工作剧本要求简单、俐落、易懂的文字。当您搁下剧本，转念于小说的思维，便往往把持不住，惶然不知所措；往往下笔的文字干燥，没有水分，没有感情，失去撼动人心的力量！这是个可怕的危机啊，像被一把水漏缠住胸，把一路来畅快的您扯着往下沉溺的感觉……怎么摆脱这种可怕的纠缠呢？您却从容淡定地说：“把小说写多几遍，就行了。”“多写几遍？这是否意味着：当初模成篇时，在文字上，必须千锤百炼，才能恢复原有的文字弹性、张力、灵活与养水。提到文学职志，您自己承认：“以前我太注重个人，到后期，则注意到整个社会的事件……。我很希望能突破，不把自己当作女作家，如此我可以坦然的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

我们谈文学，常常旁若无人，在同事异样、揶揄、嘲弄的眼光中，坦然自若地撷取一点温暖，一丝互相激励，以在冷冽的环境里，能够继续艰苦跋涉，走更远的路。

（上，下期续完）



异乡梦寒

——悼商晚筠

(下)



散文 ■ 丁云

我

很记得电影《闪舞》里的一句话：“No dream you will die！”

（没有梦，你犹如死去。）电影中，最烧焊工的年轻女子在劳顿、汗水淋漓、铁星四溅的火花中，在黯淡、沉闷、死水般的生活里，唯一的梦想，是站在台上，一展她的舞姿！“没有梦，你犹如死去！”我坦言：“人们也许因为千百种理由写作，而我写作，只为了自我救赎。”因为，几乎在同样的劳累、困顿、汗水、黯淡沉闷，了无希望的芭场劳动中，在飘浮浪荡的流浪生涯里，唯一诱导着我的，能实现我的梦想的，就是一支笔，一本稿纸，一颗灼热的文学心。

“没有梦，犹如死去……”您在婚姻挫败，事业无凭，痼疾缠身，异乡梦寒的情况下，仍然殷殷不能，坚持写作，诱导您的光源，岂不也是一场文学梦吗？然而，叫人叹惜的是，世事真如徐志摩的诗云：“不论你的梦有多么圆，周围是黑暗没有边……”

(5)

文学真的能支撑您整个生命吗？能滋养您所有吗？能圆您无边的梦吗？家庭温暖，友情的濡沫，病中一双抚慰的手……，你不渴望吗？想象您有一天终会老去，您会慢慢感觉孤独的凄凉可怕，您不能永远封闭自己啊，对吗？虽然有时看到您和一班同事们，痛快地围四方桌，大打麻将！或相聚三几友好，品茶聊天，写意，畅快得丝毫不见您内心的寂寥。但我了解，您始终是遗世独立的，是高远的，冷僻的审视人生一看尽人生。半佛的您，早已参悟了世间的悲欢离合了吧？

有一次，孩子未满周岁时，您曾与我和妻儿有次晤面，您喜欢孩子，逗小橘取乐。回家时，我突然有感应，遂和妻聊谈，可否让小橘认您作干妈？看样子您不会再婚，有个孩子，在您年老时，可以给您一些照顾，一些依靠，一点温暖。妻颇赞同。但往后的日子里，妻和小橘的居留没着落，我只能长期奔波在星马两地，申请居留，搞得我疲于奔命，心力交瘁。直到我拿到PR，办妥了家眷居留，孩子已两岁半了！

让孩子从您作干妈的念头，也因烦烦琐琐的东西而搁下了。来日方长，不是吗？岂知这时刻，居然惊闻您的离职消息！

您为什么要离职呢？这是我们在新广作同事好几年，第二次的长谈。您透露在戏剧组数年，遭受到的种种伤害，和不公平的对待，比如有些编审们故意联合起来杯葛您，不让您接剧本写，他们可以找到千百种理由：嫌字体难看啦，开会讨论分场，没发言啦，不合作啦……（又是核桃酥效应？）等等。使到您每年一年都达不到合约上指定的工作量！然后在谈续约时，上司便可以顺理成章，以“工作表现不佳”为由，不跟您续长约，只能一年一年的签。原因何在？因为您的文学成就，您的文名，镇住了他们，令他们自怜自卑，惟有采取了压制您的手段？

您说：“我跪地求饶太多次了，我不想再栖栖惶惶活着。”

离职了，是否意味着您将要回去？

您近乎发狂的，初次表露对原乡的幻灭。还没来小島之前，您原本在 KL 一家杂志担任主编，但因为竞争，您的主编职位莫名其妙就被挤掉了。“茅草行动”之后，还是感觉不到华人在各教育、政治、文化领域改善了多少！您的婚姻，也是在 KL 黯然结束的吧？所以您常说：“KL 是我的伤心地……我不可能再回到哪儿去工作。”但是您已辞职了，准备去哪儿呢？台湾？

澳洲？您脸色有些苍白，受不了冷气似的，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您以健康为理由，申请一次过，提光所有的公积金，回去家乡华玲，买一间屋子栖身，其余的钱作生活费。“我打算好好去写部长篇小说……”我听了，只能衷心祝福您。既然异乡冷冽的被，裹不暖您的心，不如归去吧。偏远的山城华玲的阳光，跟露总好过这里吧？

写部长篇。这是多少勤勤恳恳、栖栖惶惶在为生活忙碌的文学人的梦啊？希望您如愿以偿。我不习惯道别，也不习惯饯行，那太感伤了。就这样，您潇洒地走了，不带走加利谷山的云彩，不带走尘埃……小島、电视台、戏剧组，根本困不住您那一颗文学心，困不住高迁壮志啊，是吗？

我还记得，有一次您家里的电视坏了，找人修理，修理员却说隔天才来，您仿佛一日没有电视，便惶惶不可终日！回到家乡，可能没有电视，没有麻将友，没有品茗的知交，没有红尘中的种种，您会习惯吗？您笑着不语。那一刻，我发觉您脸色红润多了，神采飞扬……比起初次我看见您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是您发自内心的喜悦，焕发的力量吧？

“没有梦，犹如死去……”

——文学对我而言，是一种自我救赎。对您，何尝不是呢？

(6)

接到文友的电话，说您走了，还真的不能相信。心里只有惊讶，这……这不是真的，肯定不是真的！您的长篇呢？您追寻的文学梦呢？长期的哮喘痼疾，都不能挫败您的斗志，不能丝毫阻挡您的脚步。何以回到家乡，正值生命力旺盛，在稿纸上可以驰骋，挥洒自如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脑炎”，竟然那么戏剧化的夺走您的生命？荒诞不？……

您走了……不管您遭受多少屈辱，多少磨难，多少冷眼，都在阖目的一刹那，像《蝴蝶结》里的从从一样，早把“心底那条毒蛇”消蚀掉了。而且，也已经把打在裙子上的“蝴蝶结”解开了。对吗？在文学里，您仍然是个高贵的公主！千万不要贬低自己啊。

至于未完成的遗稿，就犹如您生命中留下的一个特大的“惊叹号”；让有心人去慢慢摸索、猜测、解构这个惊叹号吧！

突然又想起您一身素衣，为亲人折腰，在光明山三跪一拜；匍匐前进的身影……您的人生，您的文学路，岂非也是如此姿态？在虔诚中，总要承受无数跪叩的痛楚，长途跋涉的考验，皮破血流的煎熬，才能修成正果，到达彼岸啊！

“祝福您，高贵的公主。”

重修于 2008.9.98. 星岛

(下，续完)

有客過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八日



【原上草纪念特辑】

本期由作协组稿

第5届马华文学节闭幕礼

恭请拿督陈广才副部长主持仪式

20-12-1998

“马华文学的时代精神”讲座

主讲人 拿督郭沫若

■原上草（左）1998年获马华文学奖，
与耀进新合影。（摄影/吴炳裕）

（南洋副刊）

30 OCT 1999



“离别

30 OCT 1999

■钟夏田

是一种痛苦”

和原上草见面，应该追溯到1976或者77年，是在一些朋友有意筹组马来西亚的“作家协会”或者“写作人协会”的机缘下实现的。我本不认识他，但却在学生时代读过他的作品，而且也把一些自己认为是佳作的篇章剪贴起来。我记得有一篇描写雨景的新诗，成了我的珍藏，到现在还保存在剪贴簿上。

那一年，原上草是《大众报》的文艺版编辑，我自己则在《南洋商报》主编《读者文艺》，包括孟沙、杰伦、柯金德等朋友，找到原上草和我出面搞这个组织，是因为文艺版编者手上有作家和作者的名单，联络上比较方便。我和杰伦也是因此机缘而结识。

和原先生（原上草原名吉德贤，但有时我们称呼他原先生）见面的确实日期已记不起来，但记得是和上述数人造访原先生府上，过程也相当平淡，不过，大家一见如故，而且对筹组协会的事像有默契似的，很快就产生共识。由于在我们这一批人当中，原上草名望最高，很自然的，筹组的事就由他领导。

此后，我们这一批满怀理想的人，就北上南下的，进行联络的工作。原先生既是主要人物，每一次的征迹，他都理所当然的身先士卒，即使是被反对派骂，他也是在前头的。有时在晚班火车的餐座上，大伙儿喝着浓浓的咖啡乌，或谈笑风生，或相对无言，只听火车轰隆，夜风呼啸，那种情况如今仍历历在目。

俱往矣！

原上草并不算是健谈的人，朋友聚会，他顶多问中插话几句，便做忠实听众。当然，他也有谈兴浓的时候，但即使如此，话也不会很多，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本纳，因此，纵使弥生气他，也不会记恨他。

原先生一向来都在双溪威经营一间小文具店，在他还任职报馆的时候，小店内外便由他太座打理，他只管采购货源的事。有时他到吉隆坡办货，经过报馆，会找我喝一杯茶，大家交换一些文艺界的消息。原先生很支持我的版，有作品必然会投过来，有时我需要一些特别的稿件，只消向他开口，从不曾令我失望。

我搬到三威镇后，在那一带走动频繁，常常会到原先生的小店找他谈几句，但他总是很忙，连到咖啡店喝一杯茶的工夫都腾不出来，他常交待我晚上找他，那时才有空跟我多聊几句。

去年他荣获文学奖，老怀大慰，我们一班较接近的文友也替他高兴，还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庆祝会。他硬硬要邀请我们，大家乃有机会在十五碑一家餐馆再欢聚一次。

记得最后和他喝酒夜谈，大约是在今年7月间，同叙的有泽坡夫妇、碧澄、金德、白岩、金苗、施远等诸兄。那晚他还是如常的沉默寡言，但我感觉到他精神并不是很好；我们并不知道他有病，甚至那时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病。

知道他生病，是在一个婚宴场合，据雄兄转告原先生染恙的消息，我以为是一些老人病，并不在意。后来和泽坡、白岩等人谈及，大家都有意去探望他，只是白岩兄要出国远行，只好等他回来再说。詎料，不过是隔了几天，便传来原先生去世的噩耗。

原先生虽然名气不是很响，但他的道德文章是受人称道的，尤其是在推动文运方面，他领导组成至今已有超过20年历史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功绩必然永志马华文学史。

据告知，原先生的遗言是“离别是一种痛苦”。这反映了他热爱家人、热爱人生、热爱他的写作事业。文星殒落，令人惋惜、缅怀。

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战友，您安息吧！

30 OCT 1999

原上草兄

趣事数则

■姚拓 30 OCT 1999

两个多月前，我到美国去探亲。上星期归来，才知道古德贤兄已于月前逝世。按他的天性和身体来说，他应该活到90岁以上，想不到他竟会遽然西去。

1957年，我在新加坡担任蕉风月刊的编辑时，拜读了原上草兄的散文和小说，十分钦佩他的才华。当即和他通信联系，请他多写些文章支持蕉风和学生周报。从此我和他变成了文字上的知己，知道他的原名是古德贤。

60年代，蕉风和学生周报由新加坡移来吉隆坡印刷出版。学生周报正好缺少一位编辑，我和编辑部的朋友们都认为古德贤兄是最合适的人选，便写信给他，请他担任这个职位。大概是在1960年，他由吉兰丹来到吉隆坡。德贤兄擅长文学写作，学生周报的文艺版请他负责。

初次和原上草兄见面的人，可能认为他沉默寡言，不懂辞令；事实上，他是一个风趣的人，所以他的文章自成一格，天然自在中流露出一种令人顿首微笑的幽默。当时

学生周报上最受读者欢迎的《土地堂》专栏，由他当了《土地公》之后，他的答非所问，嬉笑怒骂，不但读而不厌，而且富有人生哲学意味，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另一个趣味性的专栏《学府春秋》，他也主持了好多年月。

70年代以后，学生周报的编辑部换了一批新的年轻人接替编务，

在编辑内容方面与以前大不相同。我退居二线，德贤兄也由编辑部调到发行部担任发行经理的职务。他能文能武，学生周报的发行工作，做得也颇为出色。一直到了80年代，学生周报改组，他辞去发行经理职务，凭他多年的书报发行经验，自己在八打灵的双溪威镇开设了一间书店，此后多年，他一直主持这间书店业务。

我与原上草兄同事多年，彼此之间的趣事颇多，谨举数例，作为我对老友的真怀念。

八打灵的学生周报编辑部，与蕉风、少年乐园同在一个办公室内办公，60年代我们都还年轻，办公室内经常嘻嘻哈哈，笑声不绝。当时的政府正在大力推动节育政策，那时候的华人家庭，兄弟姐妹七个八个是平常的事。世界人口爆炸的问题，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占有颇重的份量。我们的编辑部内，多数都是年轻人，只有彭子敦兄原上草兄和我三个人，算是德高望重的老头子，因为我们三个人各自都有了三个儿女。每次谈到节育的事情时，我认为儿女太多，是家庭与社会的严重负累；相反地，子敦和德贤兄，却大力赞成孩子们越多越好。

我说，孩子多了，衣食教育谁也负担不起。子敦兄说，每只鸡子都有两只爪，各自会为各自扒食吃；德贤兄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竞争，孩子越多，竞争力就会越强，老年的生活就会更有保障。我一张嘴辩不过两张嘴，虽然常常屈居下风，心中并不服气。可是他们两个人，说得到也做得到，在此后几年内，他们两家又各添了三个新生命。也就是说，每家各有六个子女。如今想来，他们二人倒真的有先见之明，马来西亚的华人家庭都向彭古二兄看齐的话，如今的华人人口就不会这么低了。

另外一件小事也颇为有趣。大概是1960年，蕉风和学生周报，在波德申海边举办青年作家野餐会。

黄思特、黄旋、白晝、原上草和我几个人，都是野餐会中的讲员。本来我们预定在吉隆坡坐专程巴士前往波德申，临行时，原上草的编务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他说，他明天一个人赶到波德申也行。他问大家，他一个人怎么能去到波德申？我们就对他说：“你到吉隆坡车站，有专门来往波德申的长途的士，你坐的士就好了。”

第二天，他一个人到了吉隆坡的巴生车站，拦了一辆的士，他恐怕吃亏上当，就先对的士佬说：“到波德申要多少钱？”这么一问，这位的士佬就知道他是从东海岸来的人，便对他说：“不会骗你，车上有收钱表，照表上的跳字收钱，一角钱也不多要你！”就这样，我们的大作家被骗上了贼船。

大家可以试想，由吉隆坡到波德申有多少公里，收钱表上每跳一个字，他说他的心就跟着跳一下，说不定他从此会得了心脏病；可是他又不肯下车，假如这个的士佬把他放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岂不是要流落荒野。这位的士佬到了波德申后，又故意在海边兜了几个圈子，才把他送到了我们居住的地方。他一见到了我们像是见到了救兵一样，方始大呼了一口气长气，因为他身上只带了十几块钱，根本没钱交付昂贵的的士费用。他的这件乌龙事，一直是我们几个人此后多年的笑谈资料。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街上闲逛，忽然看到一位漂亮的小姐与我们擦身而过。我们都以为原上草是位目不斜视的正人君子，黄思特故意问他：“老古，刚才的这位小姐漂亮不漂亮？”想不到老古很正经地对我们说：“哼！我早已看见她走过来，比你们每一个人看得都清楚！”

德贤兄泉下有知，不敏之处，恕不则个！

30 OCT 1999



缅怀故人， 读其书

30 OCT 1999

——敬悼原上草先生

■伍良之

与原上草交上朋友是在“作协”草创时，与他共评一大白却是日后的事。有时跟三两个朋友，多数时候是独个儿找他喝“黑狗”。可能是性情相近，时不时找他把酒言欢，间隔可能是三五个星期也可能是三五个月，却不会一去不再。

这次因为出国一段日子，回来又一直忙着，想到找他喝酒眨眼已过了五个月有多。那晚兴冲冲找上他家，按了门铃，他孩子来开门，古太太也跟着出来，她悄悄地说：“古先生病了，他在房里。”我也不多问，随着古太太走进他的房间，原上草已坐起在床上，他不是我往日看见身强体壮的原上草，他瘦得已经判若两人，我心裏一阵扭痛，好一阵子，我才恢复镇静。我以打趣的口吻说：“老古，我们去喝酒，”“有机会的！”他也很风趣地回答，那是老古一向谈话的风格，但是声调却是那般微弱。

古太太偷偷地对我说：“医生说，他顶多还有六个月的时间。”

我打电话通知金荫，三个老朋友，两个健壮，一个瘫痪病床，相对无言，心里是感慨万千！

那晚跟金荫去喝闷酒。

不久，我将出国，又再去看他，他已不能起床，一直在呻吟，我能做什么？心在绞痛，我有预感，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原上草，再也没有机会跟他共饮“黑狗”了。

果然，我甫抵机场，来接机的孩子说：“你的朋友去世了！”

我没有机会送老朋友人生最后一程，那是我的遗憾，补救的方法，还是读读他的著作。其实原上草的多

部作品我都会拜读。不过，由于时间久了，就淡忘了。为了重温旧梦，回忆故人的音容笑貌，我从书里取下他的长篇《乱世儿女》再读一次。这部长篇的主要内容是叙述马来亚沦陷前与沦陷后作者的生活经历。原上草不是战士，也不是一个敢怒敢骂的人。他只是一个生活的记录者。在那样的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他与一般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人毫无两样；他们对侵略者都不怀好感，但他们不会揭竿而起，当然他们也不会投敌。《乱世儿女》里所反映的人物和生活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悲欢离合的故事。侵人土地、发动不义战争的日军，使到许多人无辜被杀，使到许多人妻离子散，使到许多人挨饥抵饿，使到许多人流离失所；书中的主人翁亚德，他目睹侵略者干下翻竹难书的勾当，他也看到一些人投敌，他看到更多的是家庭被拆散，而亚德本身的遭遇也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缩影，战时一日三餐无以为继，小妹被当货物来贩卖，母亲生病无钱买药而死去，家人流离四处，有家归不得！《乱世儿女》里没有抗日英雄，没有壮烈的场面，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这本书里的故事就是原上草的故事。

原上草是一个厚道古板的人，读他写的书就像看他的人，他写的故事其实也就是他的经历，他为人处世的实录。他不会对时事有所针砭，他也不会对人评头论足，就像他的为人，平平和和，老老实实，反映在他著作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写作的人要忠于自己，原上草就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人。他不屑依附权势。他不会言不由衷，他有这样就说这样，绝不作惊人言，也不会哗世取宠。大概这也是我喜欢与他浮一大白的理由。

如今，故人已去，我还有多少能共浮一大白的朋友？！



30 OCT 1999

老古老地方

——悼原上草先生

■金苗

(昨日深夜听到老古病逝的噩耗，今晚约了一群友人前往丧家瞻仰他的遗容。过后，我们一起步向离他不远的咖啡店……
唉！这个老地方，我们和老古曾经共同度过多少时光……)

今年 去年 前年
不管哪一年
无论哪一夜
一群良朋好友
聚在这个老地方
一定是约了老古
白的也好 黑狗更妙
不是狂饮 盛可而止
凉风习习
海阔天空 天长地久

今晚的气压何其沉重
一群良朋好友
再一次聚在这个老地方
也是白的 还有黑狗
只是老古不在 老古已不在
老古 来吧

再来和我们一起干
干这最苦的一杯

老地方将不再重要
主角不在
在老地方
还约什么会
唉 老古
唉 老地方

老古 安息吧
老古 宽心上路吧
你去了新的地方
这个老地方
留下难忘的回忆

(14-10-99)

30 OCT 1999

断章茶帖

--祭原上草兼追念作协筹委会

■陈蝶

老古呀你居然这就作了古（注1）

明明去年还有欢喜的笔迹

今春还欠我一张恭贺新禧

是我即将漂移西马而免了吗

还有没讲完的事呢

我要号召老友记

在十五碑的茶店（注2）

为筹委会的永远干杯（注3）

不用问是预了你

当时南下北上东奔

几车人

扑扑追逐着大道的风 文坛的路

记得吧

向晚的暮霞

把原野和我们染成一片紫

老古呀你怎料那间就作了古人

还来不及探望

忙于街上的偶遇

伸手相握

摸索过去的人和事

颇说

还是老样子 老样子

别人都样子老 可你还没

是真的你都没有老态耶

你怎么都不会老嘛真的

拾眼望

但见银岭雪峰有如冰风暴过境

果然江湖险恶

世道沧桑

■原上草遗容

（照片提供/柯金德）



6551 100 03

老古呀你终极了整部塞西
留下文士经典
你知道
一个人常写悼文
是他中年的序幕
危机的开切

还须向谁报告别
而我的名单无法定案
是历十五年的棋局（注4）
讲说了诡异就面
或许要惊动你
和本世纪最后的灵魂
为迷局析解

老古我要祭你一杯清茶
朝林明山水的方向（注5）
如今你可清闲
更无言
我路过十五碑
巧逢 Paser Malam 摆卖
印度色彩的速离（注6）
竟错觉是紫色的暮霭
我看见
那座四厘高的顶楼
正是我们前传的所在
新听
仿佛有昔日的笙歌
哦
是 Hindu 流行曲卡蒂
老古老古
不用假借人和鬼
人间一样难逃
请助我考虑
怎样处理
这一派
未具上款的
英雄残帖图



30 OCT 1999

注1：原上草原名古物贡。

注2：十五碑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所地址。作协成立初期，一班文友经常在十五碑的茶店吃夜宵。

注3：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未改名时称为写作人协会。草创时期的筹委会成员包括原上草、孟沙、杰伦、钟夏田、慧通、金苗、梁冠中、江振杆、柯金德、沈钧庭、洪梯、陈蝶等。

注4：我离开吉隆坡十五年后再回来，人事已另有局面。

注5：林明位于彭亨州，是老古的家乡。

注6：十五碑基本上是印度人群居之地，每逢夜市，热闹如印度街巷。

中文書店的 “文化傷痛”



我喜欢逛书店，虽然花时间，却是一种乐趣，但也不是人人都爱看书的。有的人一听说到书店看看，马上摇头不去。因为他认为离开学校后，已不再需要读书，到书店干嘛！但有的人上书店是因为要买参考书或工具书，不是为了要知道有甚么书是自己喜欢的。

我也曾经卖过书，那是70年代的事。我在我的店铺的楼上开了一个“书店”，占地约2000方呎，算是相当不错，也卖了相当多来自中国的书，谈不上“汗牛充栋”，一眼望去，倒也是“琳琅满目”的，而且分门别类，秩序井然。

书籍存货竟达10万元

为了吸引顾客，也提供喝茶之类的玩意儿，也增卖些文具之类的东西。

初时还有一些喜爱看中文书的人到来参观，但久而久之，顾客逐渐减少，有时候你来了10本新书，只是卖出一两本，剩下的就一直压着卖不出，过一些时候，又推进仓库“保存”。

于是又添置新书，以招徕顾客，可惜效果甚微，大概3年后，认真点算存货，竟然有马币10万令吉左右，实在是一个大数目。

这个时候，真的慨叹喜欢买书或看书的人太少了，少到寥寥可数，来来去去也是一批的旧顾客。

最后决定“收档”，不再设书刊部门，而存下的成批书，弃之可惜，只好拿到朋友的书店“寄售”。换句话说，能卖出的才算钱，卖不出的便要收回，初时还有一些“清货”作用，就是数目很少。

13 DEC 2003

直到有一次，才大批的书寄给吉隆坡一家书店寄售，没想到未及1年，那间书店也“关门大吉”，我“寄售”的书就是这么被“清理”掉，一个钱也拿不回，因为人也找不到了。

檳城的书香社会未建立

我把这个“痛苦”的经验收到心里。后来每当有人问起我还要不要开书店，我则摇头说“算了”！

大概一些年前，商务印书馆的一名负责人来到檳城找我，向我透露不久要在檳城开间分行，我听了很是高兴，因为它的到来将给我提供一个“买中文书”的地方。但接著我又老实告诉他，这20年来，据我观察，檳城并未建立起甚么“书香社会”，很可能是跟以前一样，买书的人不多，即使是看书的人也不会太多。无论如何，我还是祝他好运。

果然这间书店开得十分有规模，只可惜地点在荷田仔，虽说在这条街原本是书店林立的地方，也可算是“书店街”（它还有另外一个“行业”也是传统存在的），虽然但随著时日的改变，人们也渐渐淡忘这条街是“书香街”，但如今来了一个商务，说不定可以唤起人们的记忆，更说不定可以改变“书店”的没落。

又是没有想到，约年前两年，商务又告诉我，不要再经营下去了，来了这么多的书，又有许多可读性甚高的书，就是买的人不多。长此下去，恐怕亏得更利害，总社决定停止营业。

人文精神的进步受质疑

没有了商务，我又少一个买书的地方，心里好像有些失落，但也勾起我无限的遗憾。我的遗憾是檳城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地杰人灵，理应有很多很爱读书的人，也会制造越来越多的“书虫”，事实不然，30年前的檳城和30年后的檳城，面貌是改变了很多，人文精神的进步和充实则备受质疑。为甚么一个檳城“养不起”商务？没有人可以提供答案。

还有，我的朋友傅承德早前也兴致勃勃地在檳城开间分店，而且还附设在大商场的英文书店内。虽然不是很大，到后来“大将”也不得不“撤兵”而去。

13 DEC 2003

当然，也还有存在一些中文书店，但也得兼卖文具或其他之类的商品来辅助。纯粹的中文书店的生存机会似乎还找不到（也许我不知道）。

虽然如此，总还是有人办起“流动书店”，也就是举办“展销会”来弥补其“空白”。曾有一个时期，书刊展销会，也蔚成一种风气，令人耳目一新。不过近年来又好像减少了，有时候我经过书展的地方，看到的是“小猫两三只”，我也真的为我们的“书香社会”感到伤心和流泪。

书刊展销会号召力渐弱

至此，我倒要佩服“友谊”在办书展方面的落力；我也十分欣慰商务在走了之后，又先后两次办书展，不致断了音讯。

从“书店”到“书展”，你说我们的读书风气有多好？难怪的财长较达因年前在提呈预算案时，只准500令吉买书费扣所得税，不知他是否有先见之明？

因为从买书的人“寥若星辰”来算，500令吉足够了。可能还太多呢？这对一个文明的社会，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我们的社会风气，要怎样才能提高人的阅读兴趣？似乎没有看到整体的方案，个别的努力倒是有的。另一方面，你也不难说“文化”低落，君不见卡拉OK大行其道，谁说文化不普及，连小孩子都懂得卡拉OK。这种“软文化”的流行本应该也带动“硬文化”（买书看看）一齐成长，可惜没有。书商又怎敢在这个“文明的地方”大张旗鼓呢？



13 DEC 2003

溪流黯没 海隅东

● 白珏 (寄自美国休斯顿)

去春和明春的晚雪的声音，
且在冬天给你听，
对你说深奥的哲学，
所以我能从无如里，

——杨际光《生命》



纯境可求，
悼念诗人杨际光

秋末

的下午，夜来得快，没有黄昏，天就黑了，罗大姐来电话说，际光去了。这句意料中的话，罗大姐说得平静而凄楚，那是2001年12月9日。

这头无听的骆驼，终于踱入夜的沙漠去了。我随后用电传通知张永修，心情比过去几天反而平静了些。

过去几天，天天把永修的电传，用电话转给杨际光，都是大姐接听，谈的是《雨天集》的再版，和《纯境可求——皮匠诗人的故事》一书的出版进度。大姐在电话中说，际光点头，际光笑了，际光表示多谢。

最后一次与诗人谈话，是在11月23日，他说话的声音清晰而平静，预期自己的生命不过两周，像是说着别人的事，又说谢谢吉隆坡的朋友，让他在最微弱的时候，也能发出生命的光，只可惜，光太弱了。我顺口说，在地暗的时候，光就是光。我听见他笑出声来。3天后，收到他早已寄出来的一首诗《黎明）：

是晨光，/不是暮色，/是升起，/不是下沉，/
辉煌太匆促吗？/不，给我热，/给我重生。

这首诗写于2001年10月20日的早晨，当时，诗人已自知来日无多，面对生命和死亡，下笔写的是黎明的晨光。

此后，电话都由罗大姐接了，得到的讯息是，诗人十分满意《雨天书》再版的封面和分辑的设计，诗人自知没有可能看到两本书的面世，诗人对30多年后，还有人想起记起他的作品而自我肯定，诗人为一些朋友的热心肠感动。

有一次，和罗大姐谈了很久，说着说着，我听见她的饮泣声。我正不知如何说些安慰的话。她却说，吉隆坡的朋友，有些连面也没有见过，都是那么热心热肠，了却际光的心事，我怎能不哭。这些让诗人最后仍感念的人，是永修和春美，是雅蒙、温任平，是疑人氏的郑慧玉，是《新明日报》的旧同事。当然，还有些其他关心诗人的人。

诗人与我，在美国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两地的距离，约相当于吉隆坡到香港。20多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到《南洋文艺》的“出土文学”专辑，由编辑张永修间接联络上，我们才开始再通电话，半年来，谈的多是吉隆坡的旧事。

我们都怀念那段又老又好的岁月，马来西亚独立不久，东姑在位，人民在街上可以和他握手，礼义及于市井，街边卖冰水的老板，和尊孔、中华、坤成、循人的老师一样有礼

数。人人过着平凡的日子，物质生活不多，精神生活丰盛，待人接物，不小题大做，处世任事，大气磅礴，大家捐款给国家纪念碑、给同善医院、给南大、给坤成的新晋女生。

隔了40多年，诗人想到今日与他联络到的人，仍然有那些感人的素质，在他老病的时候，为他出专题，为他再版《雨天书》，为他出版《纯境可求》，让他如梦地、恍惚回到40多年前那段老好的时光，诗人安慰极了。

人生如梦，诗人在那段老好时光的回忆中，和朋友们古道热肠的关切中逝世，梦也应该是美好的。

“当为无听的骆驼，随入夜的沙漠。”是诗人可以传世的名句。我恍惚看到一头沉默的骆驼，昂首步入黑夜，在静寂的沙漠中远去，也恍惚地听到，骆驼昂首时，驼铃在夜空中扬起的铃声。

诗人写诗，常以地境的追索自许，也自得其乐，我曾以“自在的溪流”说诗人的境界。千流归大海，如今，溪流自去，黯然没入海隅东。天地间，唯水最纯，“纯境可求”，诗人最后的著作，书名真好。

新书出版 消息

书名：《雨天集》（再版）

著者：杨际光

出版：两林小站

页数：175 页

定价：RM 15.00 邮购：RM 16.00

邮购处：Chan Yeong Siew

405, Block 51, Jalan 24/2,

40300 Shah Al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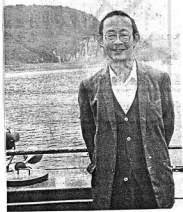


免费赠书

此书欢迎中学/大专院校图书馆或画
以上地址索取免费赠书一册（请附上
23cm X 16.5cm 回邮信封，并贴上
RM1.00 邮票）。

追忆 朱昌云

张弓



■朱昌云游桂林，留下这张最心爱的照片。

18 JUN 2002

我从砂朥越讲完“儒家思想”回到吉隆坡，看到的第一张传真，竟然是霹雳洞主朱奕杰，用悼亡诗告诉我，朱昌云已辞世。

我不敢相信，而这却是事实。人的生命，为什么如此脆弱？听说他是跌倒在地上，心脏病发，没有丝毫痛苦就去了。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仅仅在人间活了70年。

我与朱昌云，相交超过廿年。可是，神交已久。在60年代，《南洋商报》有一个广受欢迎的专栏，由朱昌云执笔，用抒情笔调，写儿女私情，典雅又艳丽。行文如流水行云，用的是清浅的文言文，有时夹用典故，有时四六对句，而每一篇不到千字。妙笔生花，结束总有一股淡淡的哀愁，是我最爱读的专栏。当时，《南方晚报》有一位南鹏，由50年代起就写相同内容的专栏，不过，用的是白语文，两人真是一时瑜亮。

我独爱朱昌云的文言抒情，曾托人到国家档案局，找出《南洋商报》，一篇一篇影印，装订珍藏。后来搬家丢失了，心痛不已，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朱昌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和他神交很久了。

后来，我在报馆任职，知道他住在怡保，且被人称为“怡保才子”。大概是70年代末，两人第一次在怡保见面，他有很深的近视，说话不多，很风趣。记得他对我说：“不认识我，你会终身遗憾。”我正愕然时，他接着说：“认识了，你会遗憾终身！”

当然他是说着玩的。认识了他，我不会遗憾终身。不过，不认识他，我可真要终身遗憾了。

认识了朱昌云，我有到怡保，一定会去找他。他一直住在咖啡店的楼上。这间咖啡店，是祖传的。就在益丰百货公司隔邻，交通便利，是黄金地段。朱昌云把楼下租给人作咖啡店，也兼卖经济饭。我找他，偶尔会和他在楼下喝咖啡，多数是在楼上他的书房喝茶，而晚上11点之后，则一定到隔邻一间点心铺吃点心。

朱昌云是一个对文学，尤其对古典文学很沉迷的人。他在楼上有一间书房，收藏了许多经典

18 JUN 2002

名著；每次和他谈天，他都会引经据典，一会儿这里抽出一本宋词，一会儿又会拿来一本元曲，翻到某某页给我看，以证明他言之有物，不是信口开河；我则从此知道他非常博学。

他把书房命名为“云心轩”。陶渊明有诗说：“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应该是他的云心轩所根据。不过，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出岫”。学成归来，他就住在这楼上，大隐隐于市，读书写稿，结婚生子。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在楼上前座经营古玩陶瓷、书法名画，以及一些工艺品，而他的太太，能言善道，真正成了贤内助，因此，他也不是倦飞的鸟。

那时，我对中国旧瓷相当着迷，也就经常到怡保找他。我买他的东西，从不还价，他也从不乱开价。每次买好东西付清钱，就由他的太太包装。我们两人就在书房谈天。这时，他一定沏一壶老茶，或是普洱，或是六堡，两人可以谈一个下午，一个黄昏。

记得有一次，他谈到“云心轩”这三个字是岭南派大师赵少昂到怡时所题，我就开玩笑说：“云心轩会因赵少昂而不朽。”他听了哈哈大笑。我又开玩笑说：“云心轩更会因张弓到访而增辉！”他听了又哈哈大笑。不过加了一句：“你够狂！”

往事历历，笑声如昨。怎么也想不到，云心轩已人去楼空。

星期六的晚会

因为朱昌云忠厚诚恳，所以朋友很多。每一个星期六，晚上11点，他就会到隔邻点心铺，在固定的一张露天的桌子坐下，叫一壶茶，等候朋友。这些朋友中，有律师，有医生，有艺术家……，不必相约，自会陆续到来。数十年如一日，风雨不改。我要是星期六到怡保，也一定加入这圈子和他们地北天南，谈到凌晨两三点，尽兴而散。

在我记忆中，朱昌云始终是一个满于现实的人，他很少和我谈政治，他对书本的热爱超过一切。他的书房有足够的藏书让他陶醉。几年前，他的太太因病去世，伉俪情深，他在悲痛之余，



完全埋头书中。有一次，我找他，他告诉我，正准备用较多的时间读英文文学名著，接着就把一本读到一半的名著打开给我看。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用文言文写抒情文章的高手，英文也是顶呱呱的。

朱昌云不太说话，他的太太则说话滔滔。朱昌云在经营生意上表现出来的是书生本色，他的太太则精明能干，两人加在一起，做起生意来有板有眼，真是天作之合。当他的太太病逝后，他有一阵子的消沉，我最难忘的是他亲笔写了两行字，贴在书房的墙壁上：

“因为我寂寞，所以我在书本中寻找慰安！”

这两行字，表现出他对书本的热爱，也表现出对太太的款款深情。

拜师练老歌

他一向喜欢老歌，由《南海之晨》到《绿岛小夜曲》，都能唱得头头是道。有一次，特地唱给我听。我讶异他何以唱得那么动听，原来当年他六十多岁，还拜年轻老师学唱卡拉OK，而且认真学习，一丝不苟。

因为会唱歌，渐渐的已不寂寞，书房中增加了很多录象带，都是老歌。不过，墙上那两行字还在——深情还在。

有一次，他的一位在培南高中教数学的好友邹爵平故意取笑他说：“你在书本中寻找慰安，是慰安男！”

18 JUN 2002

他听了，也不以为忤。

从去年底开始，我一直很忙碌，根本没有去怡保。朱昌云则一连打过5次电话给我，要我陪他去蕉赖民政大厦听老歌演唱。我一直在安排着自己的演讲，日期未定，便一而再，再而三的要他等。等到最后，老歌开唱，我却南下开讲。两人没有结伴听老歌，也没有相聚！

怎么想到呢？他竟然一跌不起。我再没有机会和他一同听老歌了。

最近到怡保，特地走访霹靂洞主张英杰。谈起朱昌云，张英杰说，在朱昌云逝世前，还到过霹靂洞，不过，看起来非常疲倦，表现出昏昏欲睡的样子，如果当时找医生诊治，或许能找到病因。孔子说“生死有命”，或许，这是命里注定了。

为了写这篇文章，在邹老师以及朱昌云的大女儿朱全庭陪同下，重回朱昌云的书房找照片，书房依旧，只是主人不在。临别时，我想起张英杰悼朱昌云词长的两句诗：

从此云心轩外过

路旁仰望总兴悲

是的，从此云心轩外过，高山仰止，只有徒增怅惘与悲哀了。

(照片提供/张弓)



■朱昌云（左一）与名画家吴昌硕（左二）等友人合影。

18 JUN 2002

怀念朱昌云

● 看看

阅报惊闻怡保文人朱昌云兄不幸辞世，让我感憾良多。昌云兄一介文士，文质彬彬，出版几本专集，颇负盛誉。文坛宿彦翠园早期有文章赞誉，誉为文气十足的文艺青年。

阅报惊闻怡保文人朱昌云兄不幸辞世，让我感憾良多。

文艺青年

昌云兄一介文士，文质彬彬，从青年起即爱好文学及诗词书画。早年留学香港一书院，研读文学，尤其对旧诗词情有独钟，曾先后发表不少有关古代诗人词士的文章，后来出版几本专集，颇负盛誉。文坛宿彦翠园早期有文章赞誉，誉为文气十足的文艺青年。

我于1963年从台湾毕业回来，随后执教于金宝培元独立中学，负责高中文史课程，间中在报章杂志发表文章。当时昌云兄也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星洲日报》副刊，我则较多在《南洋商报》副刊写稿。

隐约记得，有一天，昌云兄不知如何联络上我，希望我到怡保其住宅云心轩晤谈。我与昌云兄素不相识，一见之下，谈起文事，非常投机。随后互通讯息，并对当时文学气氛有所关心。极想筹办一份文艺刊物，助长文风。后来又认识了一位忠厚的文友，那是在怡保三德中学执教高中文史的程万鹏兄。程兄个子胖胖，为人谦恭有礼，打听之下，原来他们一些文友都在课余时间，在怡保一位旧学非常好的陈居士处受教，攻读

5 MAR 2002

旧文学，有相当根基。我本身是学文的，虽然学艺不精，但对国语文也有一些认识。在大家的商谈之下，认为有必要筹办一份文艺刊物。

熟悉文坛

昌云兄写作多年，又久居怡保，对文坛事较熟悉，结交的文友也较多，由他负责联络文友，找一部份稿源，万鹏兄则协助编务。我因在外求学多年，只有协助刊物的筹办及提供稿源，这样子筹划数月，我们终于出版了《学源杂志》，是属半学术半文艺性刊物，那时也得到陈居士的大力支持，其学生如冯慧贞等女作家也积极加入文阵，《学源杂志》一时销路不错，新加坡教育部也予推荐给一些教育团体，其中李延辉博士、魏维贤教授等拔刀相助，提供不少稿件。

后来，也不知怎的，才华洋溢，诗词写作造谐高深的冯慧贞女士，却联合一部份具有良好写作基础的女作家，另行筹办一份《眉林杂志》，以致使到《学源杂志》无法办下去。当时昌云兄与我商议，认为女将们要办一份《眉林》，我们男将们则只有再办一份《新潮杂志》，这情形也引起当时的陈老师（居士）难堪，他认为既然大家都要办刊物，也不是坏事，只有希望各方面努力办下去，为马华文坛尽一点棉力。

《新潮》与《眉林》，都办得颇有内容，风格虽有不同，也不失为文艺一道曙光，只可惜，后来二份刊物，都不能久持。

《新潮》停刊后，《眉林》也不长寿。自此之后数年，怡保文风渐微，万鹏兄竟不幸于中年，因心脏病辞世，昌云兄也渐渐地对文学疏远，甚至到放

来，几乎完全离开了文坛，去搞其古董生意去了，这是甚为可惜的事。我自己也因生活困苦，从70年代至80年代的10年期间，几乎也完全离开了文坛，不再过问文学之事，说来令人感慨不已！

离开文学

记得3年前，几位中国作家前来怡保访问交流，我代表大马华文作家协会在怡保主持中国作家讲座会。昌云兄与晋侨兄等也曾事先到怡保怡东酒店相访。大家相见甚欢，昌云兄表示现从事古董生意，已不再从事文学写作了，我听了心头一阵茫然。文学离开了万鹏，昌云离开了文学，慧贞也离开了诗词，只有我这个文学迷，几乎半生与文学结缘，陷入了文学的八阵图，不亦悲乎？

昌云一去，让我想起胡适早年的一句诗：“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正如李延辉博士、徐持庆文友等在商报上的挽词：昌艺一生勤，文章经史穷今古；

云山千里暗，岛国烟波咽海天！



5 MAR 2002



干劲十足的 的 雅波

在1978年，雅波创办了“闪亮出版社”，专司出版文艺和儿童文学丛书。在行医及宣扬德教之余，雅波仍然依恋着文学与创作。

■马汉

文苑杂忆

1978年6月26日 星期四

2003年6月26日 星期四

南洋商報 < 商余 >

■辛勤笔耕的雅波





■雅波将《南洋文艺》的《300字报厚篇》剪贴影印，制成“马华文史自传自制”丛书2。



26 JUN 2003

跟

雅波结缘，已经是相当久远的事了；此刻已经记不起是在何年何月，以及在什么情况之下了。不过还记得当时我还很年轻，大约是在那初为人父的年代，也正是60年代的中期。那个时期，雅波刚好在文坛上冒出头来。

根据雅波所说：当他在太平华联中学求学，念初中一的时候便开始写作，那是由于他喜欢阅读文学书籍，对作家们产生了高度的崇拜，于是便执笔学写，从散文到小说、新诗和杂感。在几年之间，他的作品见报率极高，一时之间也颇令人刮目相看，红极一时了。因此，遂令得我这个比雅波年长8岁的“长者”为之侧目。

后来，大约在黄耀的口碑及互传讯息之下，我跟他通起信来。在60-70年代，雅波的小说与散文频频在《学报》、《蕉风》与《教与学》月刊刊登，后来徐速创办了《当代文艺》，刊登他的小说十分频密。而且在《教与学月刊》、《当代文艺》等刊物主办的征文比赛中，他也频频获奖。当黄耀创办《星报》之后，雅波也应邀在那儿写起专栏来了。

根据以上的记忆，再屈指算来，跟雅波结缘少说也超过35年的光景了。35年当中，只有二度到太平去拜会他，另外可能有三两次在吉隆坡的文学集会上匆匆一见，连话都不曾说上几句。可是，由于彼此的志趣接近，互相关怀，我对他也算得上“了解颇深”的。数十年来，他给我的印象几乎都是一致的：他是一位对文学与文友充满热忱，而且始终都在为文学的“信仰”献出力量，在做着一些在世俗眼光中认为“无利可图”的傻事——其中包括了广交文友，尝试去影响及指导年轻一代的写作人。时至今日，行将耳顺，他仍旧是干劲十足，乐此不疲。

说到雅波这三十多年之中，始终一致干劲十足地为文学作出努力与贡献，那是有下列的事实为证的。

先说他对写作及推广文运的努力。早在60至70年代，他便在辛勤地笔耕，那是文艺爱好者与写作界朋友们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他投稿的“地盘”不只是几家日报和付得出优厚稿费的杂志，纵使是不发稿费的刊物，他也照写不误。譬如萧萧天先生独力



■雅波的著作书影。

支撑的《教与学》月刊，向来是不设稿酬的，雅波也一样地为“她”写了好几年的稿子。尤其是雅波设计的一个《书简清谈》的系列，每一期有一个有关马华文学的课题，备邀7至8位马华作者针对问题发表高见。这个《书简清谈》，连续维持了十余期，受邀的作者超过百名。继《教与学月刊》之后，也在《霹雳月刊》与报章副刊上搞过同样的“清谈”。雅波对这件旧事很感满足，他说，当时广告栏中曾作家参与，每一位都给足面子，不曾拒绝。虽然不设稿酬，“义务”清谈，但是大家都热烈支持与发言（事实上是“豪谈”）。雅波还记得参加“清谈”的作家，如方北方、叶石痕、张寒（张弓）、罗平、年红、陈孟、麦秀、艾文、刘棋裕、李锦宗、麒贝零、爱薇、艾斯等人。

鼓励友人写作

其次，雅波在本身辛勤笔耕之余，也尽量鼓励身边——甚至住在远地，只靠书信交接的笔友从事写作。除了口头或出面鼓励之外，尚不时和这一班年轻朋友相聚，再三鼓励与催促，本着赤子之心，希望看到更多年轻人握笔写作，加入马华文坛的笔阵，成为一支生力军。不久前跟文友如文欣和麦枫谈起此事，她们都还记得当时曾受到雅波的鼓励，她们也把雅波当成文坛的一位“大哥”，诚心诚意向他讨教！

在1978年8月间，雅波尚且独力创办了一家“闪亮出版社”，专司出版文艺和儿童文学丛书。第一本书是“闪亮文丛（一）”的“深山寄简”，仍是雅波一本再版的散文集。后来闪亮出版社继续出版了雅波的好多本小说集和散文集，也出版过三几本儿童文学丛书，其中有童诗集和小禾、旋芳（均为陈孟的笔名）写的儿童小说集，还有许心伦的《儿童手工艺创作》和已故作家蒙面的《拒绝溶解的冰块》等书。

26 JUN 2013

闪亮出版社一直像天边闪烁发亮的星星一边在“闪闪发亮”，可惜二十余年以来未能形成一股强烈的光芒，照耀出版的天空。我不知道是由于雅波后来“志不在此”，抑或书生经商，火候不足的缘故。总之，此时此地出版的道路崎岖不平，以书生的手法去经营，谈何容易呢？我自己饮过这杯水，冷暖自知，或许雅波兄也与我有着相同的际遇呢？不过，以一人之力搞一家出版社，而且以出版文艺及儿童文学书籍为主要业务，的确有如顶着大红唱戏——自讨苦吃哉！雅波有此“壮志”，诚为可嘉之举也！

这些年，雅波渐渐回到现实中来了。他在研习中医多年之后，正式当上一位为病人把脉的中医师，悬壶济世。他也是一位德教会的信徒，发扬德教，主编了《德教文丛》数十册面世，其中有不少属于道教的经典，不但重印出版，而且用白话来阐述，可说对德教、道教的宗教信仰上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行医及宣扬德教之余，雅波仍然依附着文学与创作。近年来，他在写作上从小说与散文的兴趣转移到杂文、时评等方面。近5年间，他曾经多次获得海南会馆的“珠崖文学奖”、“德麟文丛”出版奖等，连续出版了好几本文学创作集，包括了《族脉》（散文）、《龙之语》（杂文）、《禅之微型》（小说）等书。事实上，从1966年获得《教与学月刊》主办的“全国短篇小说比赛”特优奖之后，30年间，他总共荣获了三十余项的文学创作奖。

自制剪报丛书

不久前，雅波又将报章上刊登的几个系列如《南洋文艺》的《我的文学路》、《300字报限画》及何乃健在光华日报连载的《浅谈马华文学》加以剪贴、影印，制出3本影印本，列为“马华文史自编自制”丛书，不但本身珍藏之，还寄赠好多位文艺界老友收存，看到这3本小册子时，令我简直是将耳朵紧贴雅波的心窝上面，听到他那一颗爱护马华文学的热腾腾的心脏，正在强烈地跳动着……因此，禁不住要大喊：“壮之哉，雅波！干劲十足。”

26 JUN 2013

太平湖畔 的女兵

——追忆谢冰莹教授

◆ 翠园



■当年在太平执教的谢冰莹。

1958年我主持霹雳女中校政的第5年，那个时期对华侨来说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时期，大多数是经费不足，师资不够。不过殖民地时代政府却有一条通融办法，学校的董事部可以斟酌的情形向国外聘请合格的教员。

霹靂州太平华联中学的校长姚文训是江苏人，在本邦除了福建和广东人外，为数不多的外省人都属同乡，属于三江公会，因此我和姚校长也算是同乡，故时有过从。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姚校长的电话，他兴高采烈告诉我：“我们华联聘到一位极其出名的女作家，也是你的湖南同乡谢冰莹先生来担任华文主任，这个星期天我请她吃饭替她洗尘，你一同来作陪吧！”我听了当然高兴，马上答应星期日下午太平，那是1958年1月的事。

逃婚当兵反封建

我是念初中一年级便开始读谢冰莹的作品，尤其是她的脍炙人口的《女兵自传》、《从军日记》、《姊妹》、《红豆》等。谢冰莹生于1906年，那时的中国社会风气还很封建，谢冰莹又生长于湖南省湘西偏僻的新化县，新化县虽然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一些残余的封建思想还根深蒂固地藏在一般居民的脑海里。谢冰莹的家庭的确是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比“秀才”还高一级的功名（即学历），民国成立后便没有“公名”可考了，只得留在乡下教书，他记忆力特别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乡下人叫他“康熙字典”。她的母亲是标准的家庭主妇，虽然识字不多，却个性刚强，做事能刻苦耐劳，所以也能得到当地人的爱戴。

谢冰莹是兄妹中间的最小一个，虽然得到父母的疼爱，但在那偏僻的乡村里，封建思想仍统治着的旧社会，女孩儿从小便须裹足，把双脚裹成端午节吃的小粽子一样，而且要穿耳留辫子。婚姻，由父母做主，从小便订婚，谢冰莹也不能幸免。可是她天生就有叛逆的性格，有反抗的精神，她不肯缠足穿耳。她3岁时便由母亲替她订了婚，她逃婚绝不愿意嫁那个从来认识的陌生少年。后来她冲出封建的牢笼，不再呆在乡下的私塾里读经书了，她去新化县里读县立女子小学，中学又考进教会办的学校信义女中。在她20岁的时候居然去投考军校，被录取后过着兵士们的生活。受训完毕，她又鼓起勇气参加当年蒋介石将军领导的“北伐军”，去任讨在中国北方作乱的军阀。她的这些从军的经过都写在她的《女兵自传》里。后来她又考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又东渡日本进了早稻田大学，都是靠她自己卖文的稿费来维持自己的求学生活。

就辈份来讲，谢冰莹应是我的前辈，她的一生奋斗的经历在我念初中时便从她的著作中读到，当时我们这一代的女性差不多都把谢冰莹当作崇拜的偶像，我们虽然已经从封建势力中完全解放出来，但我们仍向往自由，仍旧想向外飞出去，也梦想自己将来长大了也可以和男孩子一样当兵，与敌人作殊死战。也可以出国留学，成为企业家，成为有学问的人，可以和男性争一日之长短。

所以在我想像中的谢冰莹应该是一位身材修长，雄赳赳气昂昂的女兵模样。记得那是1968年一个风光明媚的日子，我同一位霹靂女中的同事王志学女士驾车下太平，去华联中学会见了姚文训校长，当

时谢冰莹和她的先生贾伊毓教授已先在校长室等候我们。经过姚校长介绍之后，我抬头一望，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站在我眼前的女兵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太太，她留着短发，身穿没有腰线的直统蓝布长衫，脚穿一对系带的黑漆皮鞋，留着学生式的头发，这就是当年扛着枪杆参加北伐的女兵吗？我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她，谢冰莹早已用略带她的故乡新化的口音向我问候。因为我们同是湖南人。她又是我久已心仪的女作家，当然我们便一见如故，在姚校长请吃中饭桌上我们谈了很多对于故乡的依恋。

谢冰莹的丈夫贾伊毓比她早一年来华联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他是山东人，北京清华大学毕业，他很少说话，但看起来他有中国北方人豪迈而浑厚的个性。他们唯一的女儿那时年纪还小，名叫莉莉，喜爱钢琴音乐，每个星期天由她父亲驾车送她去被城投名师门下学琴。

当年太平小小的城市非常清静而安静，而且有风光明媚的太平湖，有名闻遐迩人口松脆的福建薄饼可吃。我自从认识了谢冰莹，便每个周末或星期天驾车下太平和她会晤。据她告诉我，她在执教的时间最感满意的便是租了太平汤逊路130号那所小洋房，前后有许多空地可以让她种

花种菜，比起她住在台北和平东路日本式的师范大学教授宿舍不知舒服多少倍。她常和我说：“热带的草地多美！我一看见便想躺下去。”这时我必高声朗诵她所写的《爱晚亭记》中的一段给她听：“爱晚亭啊我真愧对你了！一直到今天我没有一刻忘记过你，我愿躺在青枫林里，让血红的枫叶为我做棺盖，潺潺的流水为我奏凄切之挽歌。”她听了必抚掌大笑。青枫林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对面岳麓山上，爱晚亭便建在它的旁边，是因唐朝杜牧的两句诗而得名，即“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如二月花。”谁也想不到身着戎装的女兵能写出如此凄美的文字。我想谢冰莹两年来住在太平心境是非常愉快的，不过在闲谈时她也向我吐露一点心中的烦恼，校中有些同事颇有排外的心理，常在背后批评她的教学态度，我笑她“树大招风，不要理会他们。”贾先生在旁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看将来中国文学史上谁能留名于世？”诚如贾先生所说，我1999年回到长沙探亲，看到书店里陈列了多种《谢冰莹游记》、《女兵自传》、《在日本狱中》、《爱晚亭》等多部作品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去年病逝美国

1960年冰莹夫妇回去了台湾，冰莹继续在师范大学任教。1972年她退休去美国探视儿女，遂定居于三藩市。直到2000年1月因病逝世于美国，享寿93岁，留下作品共六十多部。

(照片提供/草图)



29 AUG 2002



■謝冰瑩部分著作。



■謝冰瑩（中）與丈夫賈伊章（右），及他們的3名子女。

湘江才女 小玉说书

众挤满礼堂。

华文高师同学会之邀，前来吉隆坡演讲。慕名而来的听众与夫婿贾伊箴曾南来太平华联中学执教，并受雪州官立文学女兵谢冰莹1月5日在美国去世。50年代，她

谢冰莹演讲

陆庭瑜

20 MAR 2000

20 MAR 2000



“文学女兵谢冰莹辞世”，这是《亚洲周刊》（1月17日至1月23日）“时人时事”的标题。

以《女兵自传》闻名的女作家谢冰莹，1月5日在旧金山去世，享年94岁。她是湖南新化人，16岁读中学时开始写作，22岁当女兵，参与北伐，并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从军随笔，之后结集出版《从军日记》。1948年和第二任丈夫贾伊敏赴台，一同任教师范大学，1972年移民美国。

其实，在50年代，谢教授与其夫婿都在马来亚霹雳太平华联中学执教过。受过他俩春风化雨的华联学生大有人在，一定会将谢教授的雪泥鸿爪嵌进“雨城”太平湖和太平山的湖山胜境中，留为一段佳话。

话说50年代初，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矗立在云南园中，负起承传中华文化，培育建国人才的重任，成为中华文化的堡垒。

自从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献金500万；福建会馆也在裕廊拔地500亩作为校址，立刻万山响应，水到渠成矣。

这个“万山响应”真个“名符其实”，无远弗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裔社会都动员了。所有的社团组织，宗教团体，达官贵人以至升斗市民，都以“建立南洋大学，人人有责”为己任。小贩商人的义卖，三轮车夫的义踏，演艺界人士的义演义唱，舞女协会的义舞……。

然而，另一方面，从英国殖民地政府到极端种族主义者却从“政策”上横加阻挠，企图让“南洋大学”胎死腹中。

开幕人绕道而来

不过，当时的中华民族，民愤极大，浩然正气，终教别有居心者不得不“让路”，让“南洋大学有限公司”进行南洋大学的筹建。及至南洋大学开幕典礼，各地观礼代表从武吉知马排队上裕廊云南园，18哩长的道路水泄不通，连主持开幕的总督也只能转车从后港来南大，可谓盛况空前，令人津津乐道。

对于南大学位不受承认，但是华文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还是以升学南大为憾的。因为南洋大学的学位是受到其他国家大学所认可，南洋大学毕业生就这样出国深造，硕士博士比比皆是，对工商企业，对文化教育，对科技发明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和笔者同时代的“家贫无奈做先生”的一群师范生，眼见自己的同学或朋友都进了南大成了大学生，自己却望南大之门而兴叹。不得已退而求其次，请南大教授来讲学，来个短期进修，也符合教学相长嘛。

1958年8月11至20日的雪州官立华文高师同学会假吉隆坡尊孔中学大礼堂举办“学术研讨会”，就是基于这一信念而举行的。

当时从南大请来了潘重规教授主讲八天的中国文学和教学问题并特别于礼拜天加讲《反清复明的红楼梦》；刘英舜教授讲《杜威的思想及其对于现代教育方法的影响》；章熙林教授讲《科学地理学的新观念》；徐公道教授讲《理学家朱陆之争》。此外还有从峇株华仁中学请来严元章博士、从教育部请来郑明洋博士、教育部魏维贤博士、联邦邦巫文教育主任、树胶研究院化学主任等作一系列专题演讲。另外还有由严元章博士、丁品松校长和林连玉先生联合主持的教育座谈会。这连场好戏，真是座无虚设。当时的报道是有如到了南大听课，应称为小南大。

听众水泄不通

这里单表谢冰莹教授的讲学，真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名女作家登场，果然不同凡响。偌大的尊孔礼堂被慕名而来的

20 MAR 2000

听众挤得水泄不通，不论坐的站的都引颈以盼。

虽然是名女作家，但却不像女明星般时常上报。虽然风华正茂，满脸笑容的谢教授步向会场时，有些人还不以为意，等到可仅一声欢迎谢教授时才带来如雷的掌声：“她好年轻啊！”其实，她已年逾半百。人家说，湘江才女，凌波仙子也！

笔者是大会主持人之一，站在台上，一面聆听谢教授娓娓动人的讲述，一面目睹全场听众全神贯注随着谢教授的言辞而动容。很有《老残游记》里《明湖居听书》听“小玉说书”之概。

谢教授说她过着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活，目前还在写，但谈不上好……。因为不是纯粹以写作为职业，而是以讲书、教书及改卷子为职业。

谢教授的《阅读与写作》，讲稿是油印的，分“阅读”、“写阅读笔记”、“写作”、“搜集材料的实例”、“怎样写短篇小说”、“谈故事”、“人物描写”、“人物的性质”、“小说的背景”、“技巧”、“灵感”和“修改”等项目来讲述。最后以“多读、多写、虚心、恒心、不灰心、但願耕耘，不问收获。”作为结论。她说如照这样做去，将是有美满的前途，而达到成功的一天。

“如坐春风，如沐化雨”，是听谢教授演讲最好的写照。她的《阅读与写作》，实际是现身说法，非常动人，也非常感人。

在回答问题中，她说《水浒传》给她的影响力最大，从看《水浒传》起，就对写作发生很大的兴趣。其他如《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好些世界名著，都给她影响力。至于作家方面，她很喜欢罗曼罗兰和莫泊桑等。

至于有人问她和冰心（谢婉莹）是什么关系，她说冰心是福建人，她是湖南人，没什么关系。

自杀经验谈

大概是对爱情小说，男女青年的感情问题有很深的感受，谢教授以其“自杀的经验”，劝告青年男女勿太消极而跑上自杀之路，尤其是因为失恋，更大可不必跑上自杀的途径。

当时的报章把谢教授这段话特别框起来，抄录如下：

“中国近代名作家谢冰莹女士於昨日在雷州官立华文高师同学会之学术研究会中，曾以其“自杀”的经验，劝告青年男女勿太消极，而跑上自杀之途，尤其是因为失恋，更大可不必跑上自杀之途径。

谢女士说：有一次因为家中小孩生病，我的先生却很晚很晚才回来，我就责怪他，于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说要去自杀，于是我步出家门，经过一条小巷，但我一面走，一面翻转头来，看看我的先生是否会阻拦我，结果他没有理会我，我继续跑至一小桥，他也没有理会我，好像毫不介意似的，这时，我从桥上望着滔滔的河水，发现我两个孩子的影子，而隐约中听见他们在唤着：“妈妈”，这时我心里感到非常矛盾，一死了之吗？年幼的孩子由谁照顾呢，正在迟疑不决的时候，一名警察却在背后拍了我一下，并问我这样夜跑来这里吗？是不是想自杀？我连说：“不，不，我是在这里散步的”。于是我想念着孩子，并在警察之阻挠下，我乃打消自杀的念头，跑到朋友的家中，后经朋友的劝告及陪同我回家，与我的先生言归于好。

谢女士感叹的说：唉！其实一个人何必如此愚蠢而踏上自杀之途呢？而且我是因为“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而想自杀，更是不值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是惯用的词句，“音容宛在”也是对逝者的依依。谢教授当年对笔者一班理事说，“起先接到你们自称晚輩的信件时，甚以为怪——一见面，原来都是年轻的一群，比我的（小不点）大不了几岁……。”所谓“小不点”就是她那亭亭玉立的幼女莉莉，已经18岁，高中毕业了。

想到谢教授返回台北师范大学授课，之后到美国，忽儿几十年，忽儿与冰心老人、苏雪林教授都先后离开人间，虽是定数，虽是自然规律，也不免神伤。回首1958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前尘往事，翻阅旧照片，历历如昨，更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安息吧，谢教授！

谨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之句作为谢教授在马来亚雪泥鸿爪之纪实。





谢冰莹教授笑容满面的进入“学术研讨会”会场。（1968年8月19日，陆庭瑜/照片提供）

今年不過年

——悼念聰兒的英年早逝

◎慧適

星期二突然傳來車禍的耗息
竟然成了永遠的訣別
誰料那一次的揮手
揮揮手，在孫兒的依依中
阻阻是罕嘗回美蓉的告別
十月份星期天的道別
我們今年全家不過年
為了追思你短暫的生命
為了悼念你的英年早逝

痛不已。
急救不治，次日逝世，令親友們皆
十月十五日在布城慘遭車禍，送院
聰兒逝世一百天。長子健聰於去年
后記：寫於二〇〇三年元月廿六日
我們今年全家不過年
為了能在靜靜中追憶你的一生
為了抹不尽的泪水
只留下永遠難忘的傷痛
亮丽但短暫的生命
什麼話也沒有留下
卅三歲便划上生命的句點
廿九歲考獲園藝博士
二十歲戀愛結婚生子

16 FEB 2003

清明时节忆故人

特辑

悼念丘肇飞先生

◆云峰 1997年

7月3日早上，打开报纸一看，被一则新闻吓了一跳。「民生报总编辑丘肇飞先生逝世」，这突如其来的噩讯，使得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在7月4日下午，我还通了电话与丘肇飞先生谈话，他还不断的叫我写多一些稿，没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只隔那几个小时，就撒手西归，阴阳两隔。

自从在民生报撰稿开始，就认识了丘先生，他为人很随和又健谈，这可能与他曾经在星报日报当过记者有关，所以能了解到每一位记者的生活，尤其是一位自由撰稿人。

他曾经对我说过，他身为一位总编辑，对于任何一位撰稿人，都一视同仁，一向都是公事公办，对稿不对人，只要有好的新闻，一定刊登出来，哪怕对方是与他有过节的人，他也会对公不对私。

这句话说得一点也没错，我曾经为了一件小事，与丘先生在电话中吵过，原本以为这一吵，吃亏的一定是我，所投去的稿件必定被搁置了。

可是，我的想法错了，而且还是大错特错，我的稿还一篇接一篇在民生报出现，根本没有被丘肇飞先生公报私仇而搁置。

由此可证明，丘先生是一位公私分明的总编辑，之后，他还常打电话来催稿，而我们以往的一切恩怨也一笔勾销了。

记得当年5月11日长女出阁时，丘先生还隔了一通电话来向我道贺，及向我道歉他不能前来参加宴会，不过，他却叫他儿子前来赴宴，使我感到好高兴。

丘肇飞先生在民生报多年，也曾进进出出民生报，记得他还到过台湾去发展的两年，回来后又坐回总编辑之位时，就第一时间打电话来催稿，一向他都很重我，而我也从没有令他失望过，不断的为他写稿。

丘肇飞先生从台湾回来后，在民生报呆得最久，可是这一呆，就从此与民生报及所有的亲朋好友永别了。

有一次，我带了一位相师到怡保民生报总社拜访他，当时正值午餐时间，大家都约到餐馆去午餐。

27 MAR 2003

饭后，相师要付账时，丘先生却阻止相师请客，因为丘先生避免人家的闲言闲语，以为相师请总编辑吃饭有什么企图，这一点，令我对他更加的钦佩。如此的总编辑是令人尊敬的，民生报拥有这位总编辑也感到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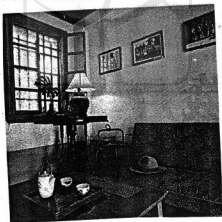
可是，丘肇飞先生如今已离开人间多年，报界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民生报更失去一位能干又公私分明的总编辑，撰稿人失去了一位受人尊敬，公正分明的总编辑。

老实说，我与丘肇飞先生见面没有超过五次，平时是以电话联络交谈，从交谈中了解到他的为人，待人处事的作风，就已经令我钦佩与尊敬，要是经常与他见面的话，友情一定会更进一步。

其实，丘肇飞先生逝世前，就已经有不祥的预兆，7月4日下午与他通电话时，他讲话已经有气无力，问十句只答三句，与平时判若两人，我还以为他心情不好。然而，谁会想得到丘先生会这么快走完他人生的道路。

丘肇飞先生逝世不知不觉已经六年了，为了感激他在生之时对我的尊重与关怀，就以此篇稿来悼念他，安息吧！丘肇飞先生，我将永远的记住您！

27 MAR 2003



< 后 语 > (三句话)

大家应在马华作家“生前”给予足够的关怀,胜过“往生”后无奈的哀悼。

“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永续发展做贡献”——这正是大部分马华作家(尤其是早期的作家)最好的写照。

在“悲欣岁月”中,马华作家似乎悲哀的多,欢欣的少,难道马华作家“天生”注定委屈下去吗?

► 雅 波

传承中华文化
维护民族自尊

昌波題



合集

马华作家的悲欣岁月

雅波 编辑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2 年 07 月 12 日